



四書直解

服部文庫  
イ 17  
2073  
1





117  
2073  
1

張閣老進呈原本

# 四書經筵

康熙壬申年新梓

崇善堂藏板

# 日講直解

進講章疏

臣張居正等謹

題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脩益懋

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  
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  
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況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  
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  
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  
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  
語。支蔓不切者。卽行芟除。編成四書  
一部。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暇。

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  
開豁。其於

聖功實爲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  
進呈

御覽仍乞

勅下司禮監鑄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  
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



爾臣等不揣荒陋謹題恭

進以

聞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 新鐫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二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大學只一明明德而善其下手處在於致知格物朱子註云人心  
虛靈不昧以其理若體驗此語便知程朱俱在本原上着力而  
非徒即物窮理為致知也其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  
初學人立下手功夫耳使豈不知事物之物為外物哉

讀此序見得教法始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傳於三代廢於周衰  
傳于孔子曾子失其傳于孟子之後而後得表章于程子發明透  
徹于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于天下自孔曾而下其教僅傳于  
後世而已



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而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

按序云教以修己治人之道此語須認大學以明德為宗新民  
本而措之究竟說個字措還有等待終不道天人欠了新民的債  
試看聖人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何等字問春風沂水即是唐虞  
作用也大學者莫被三綱領式除月誤了諸項只是個功果薄  
耳十傳中那一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陸子靜云自古聖  
人只是一件事大孝一篇與洪範同體先撮摠而後分日要之一  
明明德而已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兼小學大學言皆字亦可見洒掃應對  
等事人君亦嘗躬行過故天子之元子亦入小學本字對上文法  
字有

是皆以修身為本之旨蓋格致是知止能得事有終始也修身為  
本至明明德於身因以明明德於天下乃物有本末之本也

治隆於上應前段上之所以為教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  
云云俗美於下應前段下之所以為學所謂當世之人無不學其  
學焉者云云

及周之衰與上文三代之隆及古昔盛時相應

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  
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其規模之大內盡其節  
目之詳者相反

外有極二句此謂大學之法於規模及其大節目盡其詳非謂孔  
子極之盡之也

規模雖大莫大於明明德節日雖詳莫詳於知修身為本而止之  
也曾子獨得其宗其得力在三省其收功在一貫總之一明德

記誦如鄭康成馬融之流詞章如相如馬遷柳宗元之流老氏虛  
無佛氏寂滅權謀是執儀之偽術數是焦京袁李之屬百家眾技  
如九流等是也

君子指凡民之俊秀以上君子治人小人治于人也

按大學之道與至治之澤不過指修其身為明明德之身故家國  
天下凡君子小人親賢樂利各得止于其所

五季梁唐晉漢周五代季姓

兩程伯諱灝字伯子號明道先生叔諱顥字正叔號伊川先生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之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益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  
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亦幸私淑謂得程子之道于其三傳之延平李氏也蓋程子傳之揚中立中立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及劉胡諸公朱子所從受其學者也

按朱子所云補其闕略是指補格致之義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既於未正心誠意之先不廢于國治天下平之後朱子恐其疎漏故補之也換之復還本來備物之休以明其明德也

新安郡名朱子本徽州婺源人居雷建陽言新安者不忘本也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意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而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所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景創經進進講監本四書直解大學

江陵 大獄 張居正 進講  
竹蘇 嚴叟 顧宗孟 亂牙  
西陵後學 波浴 蔣漢紀 重訂  
周士吉 參較

大學全大學是大人之學這一本書中說的都是大人修己治人的大道理故書名為大學

大學全大學是大人之學這一本書中說的都是大人修己治人的大道理故書名為大學  
說大人為學的道理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上明明德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人心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的本體俱有以開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必加學問之功以充了格得還明一般這總是有本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二件在親民親字當作新字是鼓舞作興的意思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被習俗染壞了我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鼓舞作興使之章去舊染之污亦有以明其明德也三件衣服垢了洗得重新一般這總是有用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新民一件在止于至善止是任到箇處所不遷動的意思至善是理當然之極大人明己德新民德不可苟且便了務使己德無毫之不明民德無一人之不新到那極好的去處方才住了譬如進家的學必要走到家裏才住這才是學之成處所以大學之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句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何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自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本新成深書此



是功也  
是志也  
是才也  
是知也

一知字  
一知字  
一知字  
一知字

知字就  
知字就  
知字就  
知字就

道在止於至善這三件在大學如綱之有綱矣之有領也學者之  
要務而有天下之責者尤所當究心也  
知止節這一節是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止就  
是在止於至善節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先曉得那所當止  
的去處其志便有定向無所疑惑所以說知止而后有定靜是心  
不亂動所向既定心裏便自有個主張不亂動了所以說定而后  
能靜安是安穩的意思心裏既不亂動自然隨處皆安凡物都動  
插他不得所以說靜而后能安慮是慮事情精詳心裏既安則  
遇事之來便能仔細思量不忙不錯所以說安而后能慮得是得  
其所止既能處事精詳則事上自然停當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  
當止的至善所以說慮而后能得夫由此知止而后至至善得也  
欲止至善者必先知所止也

物有節這二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字指明明德新民而善本  
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是善本而新民是末梢  
似有根無梢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字指明明德新民而善本  
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是善本而新民是末梢  
似有根無梢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字指明明德新民而善本  
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是善本而新民是末梢

也身一不易修而心乃身之主宰若使修身又必求其持守得心理端  
正無一些偏邪狀後身之所行能當于理所以必求其持守得心理端  
正其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發動若要心正又必先定其意念  
之所發不少涉于欺妄狀後心之本體能得其正所以說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至於心之明查謂之知若欲誠其意又必先推  
極吾心之知見得道理元不明白則誠其意之所必或真或妄不至  
錯謬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見宜于物若推極  
其知在于考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之處誠其意之所必或真或妄不至  
錯謬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見宜于物若推極  
其知在于考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之處誠其意之所必或真或妄不至  
錯謬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見宜于物若推極

善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  
止者必至於至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而后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而后  
能靜而后能安安而力能慮慮而后能得  
行而後同後做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  
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  
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本始所以求終所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是言工夫與致知字差慢在字以際得些字  
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依此理存家治國子天下是推此理要  
是言工夫與致知字差慢在字以際得些字  
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依此理存家治國子天下是推此理要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  
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  
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至  
此入者大學之條目也  
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無行不  
此善善

格物者  
智三殆  
行之化



此一段是  
中揚出  
下總要

巨民善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天下平可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物格知至是知所止玉意誠心正身修是明德得其所止的事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得其所以止的事聖經反覆言之三以見其次第不可紊亂一以見其工夫不可缺略此入大學者之所當知也

自天子至庶人盡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個根本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從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尊卑雖有不同都該以修身為本也

其本節本指身說末指國家天下說是不朕夫身既為國家天下下的根本必修了身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就如那國根既枯了却要他枝葉茂盛必无此理所以說否矣厚指家人說薄指國與天下之入說家國天下之人雖都是當愛的狀家親而國與天下疎親的在所厚疎的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齊家是所厚的且先薄了却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无此理所以說末之有也前一節是教人條目中指出修身最為緊要這一節是明修身之所以為要而因言齊家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也

右經節右是以前說經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這以前說的自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萬世不可易者所以謂之經

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天德三節五句說功效修己第一節推工夫第二節順推功效此兩節前則工夫中括出修身正結後則於功效中括出身與家反結如字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自天子以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所以修身也齊家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所厚謂家也此兩節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三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康誥章○這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話康誥是周書篇名見是德是人生所得之理昔武王作書告康叔說人皆有德但為氣稟物欲拘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能明之无一毫之昏昧所以為周之聖君太甲是商書篇名頌是常上的看者說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是明德以其為天所賦予之理所以又叫做明命伊尹作書告大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推成湯能心上時存著却似眼中時常看者的一般无一時之玩所以為商之聖君帝典即書經中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大德被私欲狹小了惟堯能明之至于此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為唐之聖君自是自已曾子解說這三書所言雖是不同狀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白顧諟又曰克明即是經文所謂明德也德也德來都是自明已德的意思所以說皆自明也

右傳節傳是訓解其義以傳于世的意思首章是顯其章字即是解字曾子將上面孔子的經文逐條詳說其義為首章首章是解明七德後九章做此一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伊尹告太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 大讀作泰讀古是字○太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諛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

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堯書峻大也皆自明也 結所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舊



自新之  
心皆有  
此善才  
見任是  
自新之  
機同具  
欲新而  
欲新之  
作字是  
自新之

湯之章之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盤是沐浴的盆銘是刻在盆上以自警之言語何字解做誠字昔商王成湯以人心本自清明却欲私欲汚了必須洗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明如人自刻銘于沐浴的盤上說道為人君者誠能一日之間著意用力洗去那舊染之汚而復其本狀之善這工夫却不可間斷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使私欲淨盡心地極其清明如沐浴的一般洗得身子極其乾淨方可這足自新的事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本

康誥節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說話作是振作也康誥中說百姓每舊日雖為不善而今若能從新為善為人君者孰當設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之改舊習而為善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事

詩曰節詩是太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被詩人說周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皆為諸侯之國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其命則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之民之極

是故節是故是原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極即是至善格曾子說由上文盤銘康誥文王之詩說之可見自新之民必要到那極處才好所以君子不用其極新自家的德與新民的德都要到那至善的處而後已也這一章雖是釋新民狀起頭說日新便是明德的事不後說无所不用其極便是止至善的事而大文之道備在是矣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節這一章是釋經文止于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及詩人說王者所都的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姓每都居止于此

本課在沒世 所新在民作而新之 機 實 在 不忘之下 故自新乃新民之本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修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謂之作間斷也 是新民之極 天而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也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曾子引此以見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緝蠻節詩是小雅緝蠻篇緝蠻曰及鳥丘隅是山阜樹多的所在按詩人說那緝蠻的黃鳥都栖止于山阜樹多的所在孔子讀這兩句詩因有感而說黃鳥是個物于其止也尚曉得所當止的好處人為萬物之靈豈可反昧其止而禽鳥之不如乎夫鳥所當止的是林木人所當止的是至善孔子借鳥以警人而曾子引之以見人當知所止也

穆節上節既說人不可不知所止這一節因說至人能得所止詩是大雅文王篇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嘆美辭緝蠻是繼續照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按詩人說穆是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曾子引此詩而釋之說所謂文王之敬止者何如為君之道理在于仁文王之為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盡所以為君之道而无一毫之不仁這是止于仁為臣的道理在于敬之王之為人臣忠誠以立心謹恪以奉職盡所以為臣之道而无一毫之不敬這是止于敬為子的道理在于孝文王之為人子事親他父母常懷著愛慕之意念子那為子的道理竭盡而无所遺是止于孝為父的道理在于慈文王之為人父教誨他兒子都成了慈父的道理在于信文王之與人交言語句都是誠實事件上都有始終盡得那交接的道理而无一毫之不信這是止于信文王之能得其止如此詩人所讚敬止者也夫文王之敬止盡不止此五件而五者乃其大體孝者誠能休容于此而推類以及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矣

瞻彼節詩是衛風淇澳之篇蓋衛人作之以美其君武公者也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意思衛人是美武公的模樣是有文采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入而不知鳥乎 緝蠻作緝○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弘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模樣君子就指武公按詩入說瞻望那其水弯曲的委處綠色之竹猶上賦美盛我斐厥有文的君子抑何其李問之精每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又用錐錘他足已精而益求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之錘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錘擊琢了又用沙石磨也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之磨既在是而不忘馳形于身者便精狀宣著而不聞珠喧狀盛大而不局促論字解作忘字君子為李既造到這等樣去處自狀感入而人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這道是衛人美武公之詩如此道是言李是講習討論之事自修是首察克己的工夫而慎是慎懼感是有處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指理之得于身者說至善指理之極處曾子引詩而解釋其意說道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說衛武公勤李務要窮究到極精透的去處狀後已便與那治骨角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說衛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瑟兮惻兮者是說衛武公琴瑟有自狀敬心常存戰戰兢兢上無一時懈惰毛一詩荷且這德他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兮惻兮所謂瑟兮惻兮者蓋言衛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見于外者自狀有感於人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棗竹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惻兮分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惻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鑿

言慮摩切之也

言所以百姓每都感仰愛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是結

於戲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嘆辭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按詩人嘆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而天下之人至今猶思慕他終不能忘曾子釋詩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蓋因他有无穷的功德留在後世如垂鑒烈以啟後人定其賢也後來的賢人每都守其模範而賢其賢則其業以傳與下後世其見也後來的王者每都有所承藉而親其親治安天下使世上享太平之福是他遺後人的業處而民則公哺鼓腹以享其所遺之業分田制里使百姓每奉養而足是他與後人的利益而後民則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遺之利夫賢上親也君子得其所矣集一利也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心追思之終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說新文之止于至善○右傳之三○早釋止于至善

惻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也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歎淫洗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橫樣君子就指武公按詩入說瞻望那其水弯曲的去處綠色之竹猶如美盛我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李問之精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又用錐錘他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錐錘琢又用沙石磨也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既有一等而不忘弛形于身者便精狀宣著而不闊疎喧張盛大而不局促諄字解作忘字君子為李既造到這等樣去處自狀感入而人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這是一人美武公之詩如此道是言李是講習討論之事自修是首察克己的工夫而顯是德感是百感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指理之得于身者說至善指理之極處曾子引詩而解其意說道所謂知切如磋者是說衛武公勤李的事他將古人的書籍與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討又與人辯論務要窮究到極精透的去處狀後已便與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說衛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樣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琢今個今者是說衛武公李既有自心敬心常存戰戰兢兢上兢上兢一精一精今者蓋言衛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見于外者自狀有威儀人今喧兮者蓋言衛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見于外者自狀有威儀人都畏懼他有儀容人都效法他這便見他直著盛大處所以說精今喧兮所謂齊斐君子終不可道今者蓋言衛武公盡李問自修之功有惴惴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全備而為盛德善極精純而為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斐然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斐然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惴惴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明也德之止于至善

學所以致知知則行有方行有方則力力則行

於戲節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嘆辭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按詩人嘆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而天下之人至今猶思慕他終不能忘曾子釋詩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蓋因他有无穷的功德留在後世如垂簾烈以啟後人定其賢也後來的賢人每都守其德範而賢其賢則其業以傳與子孫是其德也後來的王者每都有所承繼而親其親治安天下使世上享天下之福是他遺後人的業處而民則公哺鼓腹以享其所遺之業分田制里使百姓每奉遺為業是他與後人的利益而後民則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遺之利夫賢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心追思之終不能忘此是說新文之止于至善也右傳之三章釋止于至善

其精也瑟嚴密之貌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諄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自察克治之功惴惴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惴惴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首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歎淫洗其味溢乎言詞之外



聽訟節。這節是釋經文。物有本末的說話。是聽訟。是爭訟。猶人廷。與入一般。情是情。實是實。爭訟的說話。是畏服。曾子引孔子之言。說道若論聽訟。則使曲直分明。我也能與人一般。不為難事。必是使那百姓。無所不愛。自朕。元有爭訟。乃為可貴。先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由。論之說。那爭訟的人。心中存許多。實他。的言辭。多有虛誕。聖人。能。使。那。不。實。的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者。豈。是。刑。法。以。制。之。甚。蓋。由。聖。人。盛。德。在。上。大。饒。畏。服。民。之。心。志。使。之。化。前。偏。而。為。誠。實。自。朕。元。有。顛。倒。曲。直。以。虛。辭。相。爭。訟。的。所以。不。待。所。而。自。無。也。夫。元。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元。訟。是。已。德。之。明。心。已。德。明。了。朕。後。可。使。民。元。訟。則。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此。謂。知。本。而。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此。○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節上一句。而面已有。此且。錯。誤。重。出。後。一。句。是。個。結。語。的。口。氣。上。而。必。有。說。頭。與。古。人。傳。流。矣。落。了。  
不。論。何。人。一。言。一。行。無。不。有。其。本。末。之。理。也。且。此。章。之。下。有。關。文。言。又。安。知。不。亦。本。有。而。符。失。之。也。耶。

程子說詳或問

右傳節。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問是近日。表是外面。指道理。見處。說理。是裡。而指道理。唯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都是。道。理。粗。淺。的。皆。朱。子。說。道。傳。文。第。五。章。蓋。曾。子。釋。解。經。文。格。物。致。知。的。說。話。而。今。蘭。編。幾。闕。不。可。考。矣。朕。格。物。致。知。是。大。孝。第。一。段。工夫。最。為。緊。要。若。少。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都。做。不。得了。豈。可。闕。而。不。備。所以。我。近。時。曾。私。取。程。子。的。意。思。做。一。章。書。以。補。之。說。道。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心。的。知。到。何。處。一。些。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究。其。理。使。其。元。一。處。不。可。到。也。所以。朕。者。何。故。蓋。人。心。之。本。末。至。虛。至。靈。都。有。个。自。朕。的。知。識。而。天。下。之。萬。事。萬。物。都。有。個。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理。實。周。于。物。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于。心。惟。于。事。物。的。道。理。有。未。究。故。其。心。上。的。知。識。有。不。足。也。所以。大。孝。起。初。教。人。必。使。那。為。孝。的。把。天。下。事。物。的。道。理。元。大。元。小。各。就。着。心。上。那。明。白。的。去。處。益。加。究。之。功。就。天。下。事。物。一。件。不。究。就。一。件。內。元。一。毫。不。究。到。个。極。處。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于。久。後。工夫。到。了。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那。貫。通。透。得。來。則。眾。物。之。理。或。在。長。的。或。在。裏。的。或。精。微。的。或。粗。淺。的。无。一。件。不。曉。得。到。而。吾。心。具。眾。理。的。全。體。與。應。萬。事。的。大。用。也。尤。一。些。不。光。明。了。夫。眾。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无。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者。蓋。如。此。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闕字竊取。誤在經文之下。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末至乎其極。至於用



所謂節而這一章是解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之徒自欺  
 是自己欺慢不肯着實謙字請作謙字謙是心中快足他是心上  
 念慮發動自知道的去處昔曾子說經文所謂誠其意者是要  
 人于意念發動之時就真上其止禁止了那自已欺慢的意思使  
 其惡惡如惡惡臭的一般是真心好他而于善之所在務要必得這  
 好善如好好色的一般是真心好他而于善之所在務要必得這  
 等才是好善惡惡的本心无有虧欠才得人自己心上快足所以  
 謂之自慊狀曰自欺自慊是意之真與不寔人不及知我  
 心裡自知道這不去處雖甚隱微却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  
 謹所以君子在此處極要謹慎看是日欺便就禁止看是自慊便  
 加培植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于声色事為之際而後用  
 方也經文之所謂誠意者蓋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慊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備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備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形容自欺之情

首章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  
 小人節閒居是没人看見的去處厭狀是消沮閉藏的模樣他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昔曾子說小人閒居時只說没人看見把各樣不好的事件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閉藏遮蓋了他的不善假借出個為善的模樣只說哄得過人殊不知人心最靈自不可欺我方這等掩飾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却似看見那腹裡的肺腑相似這等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許豈不枉費了那机巧之心有甚好處所以說則何益矣夫掩惡詐善如此无益這便是寔有不好的心在裡面自欺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在外面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謹慎下已所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既能慎則其發見于外者自无不善矣

小人閒居是没人看見的去處厭狀是消沮閉藏的模樣他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昔曾子說小人閒居時只說没人看見把各樣不好的事件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閉藏遮蓋了他的不善假借出個為善的模樣只說哄得過人殊不知人心最靈自不可欺我方這等掩飾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却似看見那腹裡的肺腑相似這等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許豈不枉費了那机巧之心有甚好處所以說則何益矣夫掩惡詐善如此无益這便是寔有不好的心在裡面自欺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在外面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謹慎下已所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既能慎則其發見于外者自无不善矣

曾子節

曾子節這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發明上文之意嚴是司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



形自之意

富潤節是說能慎其德的好處潤是華美廣是充大解是舒曼  
的意思言人若富足自朕用度充裕而華美其屋人若有德自甘  
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蓋有德的人他心裡沒此憂懼便自朕  
大寬平而其發于四体亦自朕從容舒展身心內外之間無狀是  
個有德的氣象所謂德潤身者如此朕德自誠意中來所以為  
的君子必能慎以誠其意好善則如好色惡惡則如惡上臭以  
到那自謙上處則德全而有潤身之效矣看這一章是為君子  
極要緊處蓋凡念作聖固念作狂與治同道與亂同事都在這  
念上分是不初發動即机括誠不可不慎也○右傳之六章釋  
誠意

所謂節心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有的身字當  
作心字念憶是心裡憶念恐懼是心裡畏怕好樂是心裡喜好憂  
患是心裡愁慮行所是有一件事在心裡執着如不當怒而怒  
或雖當怒却又怒的過一着這一件惱怒的事橫在胸中便是有

察字之意

所念慮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昔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者蓋言心是身的主宰而心体至虛原着不得一物一有所着則  
心即為所累而不得其正着在怒的一边而有所忿懼則心為忿  
懼所累而不得其正着在懼的一边而有所好樂則心為好樂所  
累而不得其正着在喜的一边而有所憂患則心為憂患所累  
而不得其正矣蓋忿懼恐懼好樂憂患乃心之用人情之所不能  
免也但四者在人本有當朕之則若能隨事順應而各中其則事  
已則化而不留于中則心之本體湛然常虛如明鏡一般何累之  
有惟其欲動情勝或發之過當而留滯于中如明鏡上着了塵垢  
一般由是虛靈之体為其所累而不得其正矣心不能正而欲身  
之修豈可得乎下文視聽飲食之失其職便是身不修處  
心不節承上文說人心為一身之主必心君恭狀而後眾体從令  
各得其職若有所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則這心便被那一件事引  
引去了不在裡面心既不在則眼雖看着也如不見耳雖聽着也  
如不聞口內雖吃着飲食也不睡得是其心遊味蓋目之于視耳  
之于聽口之于味皆吾身之用而所以視所以听所以知味者皆  
心也故心不在而眾体皆失其職矣這是心不能正身不修如  
此  
此謂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說入心一有所念慮恐懼好樂  
憂患而不得其正則雖視所食味至切近處尚不能辨况乎出  
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豈能得其理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不能正  
心者必不可以修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君子如  
此君子誠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無事  
而喜怒哀懼各中其則心正身修而天下皆從而天下皆

上文之意言幽獨之中而其善  
居之不可揜也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  
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又曰  
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  
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  
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  
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  
序不可亂而功不致也  
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懼則不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  
忿弗粉反憶教直反好樂竝去聲○忿懼怒  
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  
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  
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  
修身在正其心 上句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  
說無心者之病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  
章以起下







仁讓心  
一家方  
一國  
仁讓心  
一家方  
一國

會了抚养孩子的方法狀後才去嫁人可見皆出于自然而不待  
于勉强也夫慈幼之心既出于自然則孝弟之心未有不出于自  
然者但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所以不出家而誠教于國者是在  
矣 孝弟至人而固有餘守而不失者鮮惟惟在子存者故特以而見  
一家節這一節是言教成于國之效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禮相  
敬二人指君說實是利於己是背理機是機開發動處債是履敗  
此曾子承上文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既本乎一理又出  
于自朕人君果能以仁教于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次朕有恩  
以相親則一國之為父子的得于親感也都與起于仁矣能以讓  
教于家使一家之中兄弟友弟恭秩朕有禮以相敬則一國之為兄  
弟的得于親感也都與起于讓矣若君的不仁不讓好利而臣  
民无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則一國之人也都做效而悖亂之事由  
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由于一家一國之作亂由于一人可見  
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自朕止遏不任有如此所  
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得差失便至于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如  
時便能安定其國正此之謂也為人上者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  
之端而躬行仁讓以為定國之本哉  
堯舜節帥是帥領令是政令知是推已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喻是  
曉諭也此承上文說堯舜之為君存的是仁心行的是仁政是以  
仁帥領天下也那時百姓看着堯舜的樣子也都感化相親相讓  
而從其為仁樂射之為君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領天下  
也那時百姓看着桀紂的樣子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為  
暴帥此看來可見人君一身是百姓的表帥上行下效理勢自朕  
若使人君所好的是暴而出令以教天下者却是仁這便是所令  
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誰肯從他惟其如此所以在此上位的君子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法聲○此引書而釋  
強為在識其端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債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

雖教人為善去惡是也必必先反諸其身自家有這善狀後貴  
成人使他勉于善自家无道惡狀後說人不是使他改正其惡  
這是推已及人恕之道也朕後人才肯順從我才能曉喻得人  
若自家不能有善而无惡却要責人之善正人之惡這便是存乎  
己身者不怨了如此而能曉喻人使之從我為善而去惡吹斥此  
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節道一句是總結上文意曾子又說看來一身之舉動一家  
之趨向所關一家之習尚一國之現瞻所係人若不能修身而教  
于家心不能成教于國故人要治那一國的百姓不必遠求只在  
乎修身以教于家而已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是其意詩是周南桃夭篇天是少好貌蓁是茂盛貌之子指  
出嫁的女子婦人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宜是善首詩人說桃樹  
天也賦也好其葉蓁也賦美盛也與女子之歸于夫家必能事舅  
姑以孝也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无不  
相宜者曾子引之說道為人君者必能處得那一家的人个个停  
當如此詩所謂宜其家人方才可以教那 國的人使之各有以  
宜其家也不朕家人且不相宜何以教國人乎  
宜其節詩是小雅卷之四詩人說一家之中有長子我的是兄  
我能以其恭敬而善事之感得為兄的也常上愛我這便是宜其  
有少子我的是弟我能以其友愛而善抚之感得為弟的也常上  
敬我這便是宜其弟曾子引之說道為人君者必能善處自家的兄  
弟如此詩所謂宜其兄弟後可以教那一國之人使之亦各有以  
宜其兄弟也不朕自家的骨肉尚不能相容又何以教國人乎  
其儀節詩是曹風鳩鳴篇儀是禮儀或字解儀差字四國是四方

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  
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  
從矣喻曉也 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  
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  
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其節 詩云宜其兄弟宜其兄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 詩小雅 麥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鳴  
篇忒差也



之國接詩人說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沒有一件差錯便能美臣  
那四國的百姓而為下民之規法曾子引之說為為人君者必是  
自家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友為弟能長所行的禮儀都是  
以為人的法則如此詩所謂其儀不成其後自姓每當取法他父  
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長而四國尤不正也  
家一身且有差忒又何以正國人乎  
此謂節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說這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歸  
說治國在齊其家之意朕則人君欲治其國者不可不先齊其家  
之本哉○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節○這是解釋經又治國乎天下前說節下老字是指父母  
上老字是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元長上長字是凡事兄弟  
之道只是與起惟是於發孤是孤幼倍是違背紜是度矩是為方  
的器具曾子說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為何如言  
天下无不同之心人心无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得尊何如再如上  
能以事老之道孝順自家的父母則國人便都與起于孝而善事  
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長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長則國人便都與起  
于弟而善事其兄長矣上能於愛一家的孤幼則國人也都如君  
上一般慈其孤幼而无有違背之者矣這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  
如此可見人心之理无不同也○國之人心既无異于一家則天  
下之人心又豈有異于國乎所以上的君子因此有个絜矩之  
道度其必同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  
得隨分以自足而无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的一般度之以矩  
而使其无不方也  
所惡節惡是憎惡心裡不欲的意思且曾子覆得絜矩二字之義  
說道人之相處有在我上面的有在我下面的有在我前後左右

的其心都是一般假如上面的人以无礼使我上所欲也便以  
我的心度量在下面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可以无礼使  
之如下面的人以不忠事我上所欲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面  
面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往前後  
度量或在我前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前人之加于  
我者而加于後在我後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後  
人之及于我者而施及于前以此心往左右度量或在我右邊助  
以我有所惡便不以此交之于左在我左邊的人我有所惡便不  
以此交之于右這將人比之體之左不周以已處人施之元不  
當上下四方均齊方正就如那匠人之制器度之以矩而左右  
不方的一般所以叫做絜矩之道人君以此道以治天下則天下  
之人雖有千萬上不齐而下之人心皆一不勝天壤矣不得  
其平者上之所謂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  
上下前後左右絜矩之義是絜矩之義長短度揆均有方正從矩  
下文節○投絜矩與不絜矩者之得與失皆自此一節而推  
詩六節詩是小雅南有臺篇只是語助絜矩人說在上位可  
嘉可集之君子即是百姓的父兄曾子既引此詩而解之謂是  
君子居民之上君之尊何以說做父母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為  
己心如餽饌安逸之類是百姓的心體所喜好的君子便因其所  
好而好之務要區處使各得其宜如飢寒勞苦之類是百姓心  
心體所憎惡的君子便因其所惡而惡之務要體恤使得免于  
患是君子之與民同其好惡如父母之愛其子矣所以百姓愛  
戴君子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這是能絜矩的其教如此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其味深長 才人只待有卷而意無完者多援詩以吟  
最宜潛玩 吟且作意 附三上  
此章言治國是略言齊家也詳有以明齊家之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治國之道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矩道 上行下效之意 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言之也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平矣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事上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處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  
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節彼南山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是周太師尹氏是周太師  
字由刑戮的戮字同意按詩人說望着那兩山巖巖高天山上  
石頭岩上狀堆起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其勢位之赫赫顯赫與  
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着他却乃好惡不公罔上行私以致  
天下之亂這是詩人誦尹氏之罪曾上解說有國家者既為民所  
瞻仰必須常上謹慎凡事要合乎人心若不能察知只徇一己  
之偏民所好的不從民便民所惡的不肯休恤致得天下之人  
都生怨恨必狀眾叛親離而身與國家不能保守所以諷刺則為  
天下之亂這是不能察知的其善如此

殷之節詩是大雅文王篇是宋師是宋師是宋師是宋師是宋師是宋師  
當作宜字蓋是看他的意思道字解做言字按詩人說如今殷  
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下當初殷家祖宗不曾失了眾人的  
時節也曾受天命命君主天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  
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宜看着  
殷家的事以為警戒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降人之命  
去留尤當是容易保守的曾子解說詩人所云蓋言為人君者  
若能察知而與民同其好惡便得了眾人的心為民父母而得回  
若不能察知而好惡徇一己之偏又失了眾人的心為天下慘而  
大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業業上思所以得  
人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師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慎是謹慎德即經文所謂明德財  
是貨財用是用也昔曾子說規上文說的凡天命人心之得失皆  
由于能察知不能察知如此可見有國家者第一要緊的是修  
德所以在此位的君子雖事上都該謹慎尤先要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的工夫以謹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昏昧則已

國之大聚  
財之大聚  
財之大聚

德克修而繁矩之本也矣既有了德那百姓每個人都感化歸順  
豈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百姓每所住的地方處處都屬其管轄  
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出的諸般貨物自朕都來貢  
獻豈不是有財既有了財則國家所需的諸般費用自朕足以供  
給豈不是有用蓋君德既慎則民心自歸其得眾得國而有財用  
固理之必狀者也  
德者節本是本末是末稍此承上文說有德則有人有人土則有  
財財則可見德是為國的根本第一要緊財雖日用之不可闕而有  
德則自朕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則枝葉自茂茂盛供當其  
根本而也夫知德為本則在亦當先知財為末則在亦當後矣君  
子之所以先慎乎德者其以是哉  
外本節爭民是使民爭財也夫德既足本乃力所  
當重財既是末乃是當輕若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思謹慎將  
財財來看做自家的專去聚斂百姓每是看做外事不思謹慎將  
效八人以爭財為心劫奪為務就如在上的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民施奪這是財貨不能聚斂的其害如此  
是故師承上文說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民既爭奪必致釁釁可見  
義與利不可兼行民與財不可兼得若是外本內末聚斂下土財  
財聚而民亦聚者也是內本外末散財下土財散而民亦散者也是  
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同心愛戴而自朕歸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散者也是兩樣就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換  
言節節言是言謹慎是謹慎不順理貨是財貨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財散則民聚其說之聚者財不終散財聚則民散其說之散  
者財也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不順道理的言語加于人人

節彼南山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  
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詩助辭言  
能察知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  
民愛之知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父母矣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悔辟則為天  
下慘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慘與狹同○詩  
小雅節南山之篇節巖然高大貌師  
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察知而好惡徇  
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

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  
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  
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執事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  
承上文不

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

而本上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  
能聚斂而欲專之則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民亦起而爭奪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民聚爭民施奪故  
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財



定也。那不服道理的言語來回我是憐而出者亦必憐而入也。若那財貨是暴征橫斂不顧道理取將進來的錢項也還教將出之何益為人君者豈可以財為內而不知所以保其德乎。康誥節節而說先慎德則有人有土是德能聚之財也。內則憐入憐出是不能聚之德也。又指其意康誥周書各命是天命道解做言字音武王作書告康叔說惟是上天之命或去或留不可為常言子解說這一句話是說為人君的若能聚財而散財以得民心便得了天命所謂得眾則得國也若不能聚財而聚財以失民心便失了天命所謂失眾則失國也天命不常如此人君誠欲保之豈可外本而內未之知慎德以聚之德哉。楚書節節下兩節是明不外本而內未之意楚書是楚國史官記事書節是貴重的物按楚書說昔楚國王孫圍聘于晉大夫趙簡子問他說你楚國中有甚底寶貝王孫圍對說我楚國也未有甚底寶貝金玉珠石之類皆不以為寶只是有德則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為寶也按史官當時楚有臣名射父能作命辭取重于諸侯又有臣名左史倚相多讀古書練達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業故楚國寶之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能不外本而內未者也。窮犯節窮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指晉文公說昔在先晉文公做公子時避驪姬之難逃出在外故稱亡人後來又徧歷曹魏齊楚至于秦國到秦國時他父親獻公疑而秦穆公功文公與兵復國以為晉君窮犯教文公對說我出亡之人不以富貴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是有親之喪而無傷哀思慕之心却去與兵爭國便是不愛親了雖得國不足以定也夫晉之所寶不

言憐而出者亦憐而入貨憐而入者亦憐而出。憐布內反。憐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謙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之德。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其丁寧反覆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窮犯曰亡人無以為寶。金玉而寶善人也。窮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未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在得國而在仁親是亦不外本而內未者也。秦誓節秦誓是秦穆公誓其臣的說話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是平易寬弘的意思。彥是後美聖是通明不啻解做不。但媚嫉是妬忌。違是拂戾。殆是危也。曾子以平天下之道要緊在于公好惡用賢才而欲賢才之進用又須得一个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任。朕後用合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周書秦穆公之言說道我若有一个臣斷斷兮誠一也。他也不逞一己的才能只是其心休休焉平易直廣大寬弘能容受天下之善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後美通明的則其心喜好的則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後美通明的心著寔能容受天下之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展布效用把天下的事件上都做得好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我黎民使常享太平而社稷受无穷之福矣。不啻幾有。利于國哉。若是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的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才能的則他強過自己便妬忌憎嫌見人是个後美通明的便百般計較排抑阻滯使他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寔定是不能容受天下之賢才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上都做壞了如何能保我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黎民使他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致矣。不啻幾有。危殆哉。夫國家之治亂係于大臣之公私如此則任用大臣者可以知所擇矣。唯仁節放流是發遣逐是驅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也。曾子說那嫉賢妬能的人若是用他在位善人必受其害縱是不用只與他同處在一國他也会造謠結怨傾陷善人不可不遠之遠去但人君幸于私意姑息了他所以國家終受其害。唯是仁德

容為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不啻幾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用舍之  
道者

用舍之  
道者

之君至公至明見得這樣人為善不淺即便放奔流楚之難遂至  
四夷邊遠地面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為善人之室焉深惡痛絕  
必除根而後已這正是孔子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  
人之心至公无私如明鏡之不混于妍媸權衡之不爽夫輕重故  
能使彥聖有技之人皆得其用而媚嫉之害不至于國家蓋好  
惡之極其公而能整矩者如此  
見賢節命字當作慢字過是過失也曾子說賢人能利國家處之  
不可不先也彼人君之不知其賢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賢  
人却不能舉用或雖舉用又持疑延緩不得早先用他這是以意  
忽之心待賢人下豈不是慢不善之火妨賢病國夫之不可不遠  
也彼人君之不知其惡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不善的人却  
不能退黜或雖退黜又優容容隱不能進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  
待惡人下豈不是過夫善上而不能用則何貴下知其善惡惡而  
不能遠則何貴下知其惡故人君之用舍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而後可此曾子立言之意也  
好人節前而說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其整矩之道也見賢不能  
舉而先見不善不能退而遠是未盡整矩之道的這一節是說不  
仁之人與整矩相反的拂是違拂是違害遠是及也曾子說那  
些邪亂政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却乃喜其便已  
之私反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也忠為國的善人是人所  
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己之欲反去疎弃他這便是  
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惡却去好能  
人之所好却去惡他豈不違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  
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蕭蕭必及其身所謂時  
則為天下僂者此也蓋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

失當不止民心不服亦且把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  
寔受九劣之禍毒既流于天下怨必歸于一人乃自狀之理也好  
惡之極其私而不能整矩者如此  
是故節君子是有位的人大道即是整矩之道其端發于吾心而  
其為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是平也平也的大道理此曾  
子承上文說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  
也是以君子有這整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蓋必  
思以己已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偽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于那  
好惡所在才能以已度人而不差推已度人而各當便得了這整  
矩的大道仁人所以能愛人能惡人而為民父母者此也若或驕  
焉而誇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了那好  
惡所在不惟不肯同于人且將任己之情拂人之性而流于偏僻  
之時矣豈不失了這整矩的大道不仁之人所以好人所惡人所  
所知而蕭蕭夫身者此也其得失之幾如此豈平天下者可不存  
忠信而戒驕泰哉  
生財節生是發生疾是急性的意思舒是寬裕也言生財用乃  
國家首務所當當經理發生使常有餘而所以養生之道自有不  
二大的道理蓋財皆皆生于地若務農者必則地力不窮財何能  
生必嚴禁那游惰之人使地都去務農這是生之者寡凡官員人  
役的奉祿都出千百姓每供給苦冗食者多則錢糧未免耗耗必  
將那冗濫的員役裁革惟是緊要不可省的方寸存留則冗食  
首必百姓易于供給這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使不時  
便遲誤了他的農事須臾差錯禁止工作縱不得已而用民之  
力亦必待冬間農隙之時使百姓每都得以急忙去及時田作這  
是為之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樽節未免墮之必須與舒

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  
作慢程子云

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  
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苗必逮夫身苗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  
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謂信驕者言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  
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  
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  
切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  
佞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用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

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矣孟獻子曰



一年所入之數以為所出之數務于三年之中積出一年的用處  
九年之中積出三年的用處愈積愈多使常有備無患是用之者  
舒大生之聚為之疾則有以開跡之源而其心也亦窮矣之靈用  
之歸則有以節跡之流而其出也有限間關不困于聚斂而府庫  
日見其盈餘常上足用而不至于缺乏矣這是經國久遠的規模  
非一切奴宜之小術可比所以謂之大道也狀則有國者宜必於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節發是生發與旺的意思昔曾子說仁德之君知道那生財  
的大道只要使百姓富足不肯專利于上由是天下歸心而安如  
富貴崇貴一位這便是捨了那貨財去發達自己的身子不仁之  
君不知生財的大道只要聚財于上不啻百姓每貧苦由是天下  
離心有敗國亡身之禍這便是捨着自已的身子去生發那財而  
夫以財發身者本不求財也而民心既得寔未嘗無財以發財  
者本以奉身也而乃至于喪身則財將何用哉其利宜之過絕不  
待較而知者也  
未有節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說終是成就的意思此曾子承上文  
仁者以財發身說君之愛民仁也民之忠于上義也上不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有矣若為人止者輕徭薄賦節用愛民使百姓每都  
得其利則那百姓每便都感激愛戴如入子之子父母手足之于  
腹心各輸忠悃以自效矣豈有不好義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義  
固有不終其君之事者今下既好義則事使之分明而愛戴之情  
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已的家事一般皆為之踴躍趨赴而竭力  
以圖成矣豈有上始無終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義而人心離  
畔固不能保其府庫之財者今下既好義則民供給于下而得  
安富于上把府庫的財貨就如自家的財貨一般皆為之防護保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六反乘欽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冰地者也君子寧忘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  
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蓄善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  
善之此句上

傳三章  
君子賢其  
其親小  
人樂其  
利樂其

守而長保其豐盈矣豈有爭奪停出使不得受享者哉下之好義  
而能終于上者其效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啓之也狀則為人主者  
可不以志仁為務哉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疋為乘古時為  
大夫的君賜之車得用四馬駕之畜馬乘是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察是料理的意思伐是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  
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千里可出兵車百輛的  
按孟獻子說畜馬乘的人家已自有不俸祿不當又取論那雞豚  
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祿越發厚下不當又畜養牛羊  
以侵民之利百乘的人家他的俸祿用度既有百姓每的賦稅供  
給不當又畜養那聚斂之臣額外設法以奪取民財比似有聚斂  
財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止于傷已之財而聚斂  
之臣則至于傷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為民害則孟獻子之言如  
此曾子解說孟獻子這几句话語正是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于  
己所以利為利只當公利私民而以義為利也蓋以利為利則失  
了人心敗了國家本不求利却反有害以義為利則有人有土而  
有財用雖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國家宜辨于斯乎  
其國節上一節言為國者當以義為利此又言求利之有害也長  
國家是一國的君長自字解做由字蓋是天蓋是入害也曾子  
說長國家者當以義制利而乃有專務聚斂財用者豈是那為君  
上的本意要這等做必是有等好利小人欲借此以希寵于進乃  
倡為效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  
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  
聚斂為長策以培克為善謀奪民之財以奉君之欲將使民窮財  
盡怨讟號呼傷天地之和生離畔之心天苗人害紛紛狀並至到道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  
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之其丁寧  
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  
斂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  
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  
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  
以其近而忽之也



時節雖有善人君也故不得下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必不可以利為利但當以義為利也今通看這一章書可見治平之要只是一個絜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用人理財用人理財皆與民同不私一己便是絜矩狀其本則曰慎德曰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誠其意方知得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又絜矩之本伏惟聖明留意焉。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去法致知誠意求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至三子之相授受也

中二

中庸章句序

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直指本來開示微奧乃孔門傳授的旨也。

○東陽許氏曰堯舜以前神明生物以未之至人于天同道云云結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无物不在衆人不欲知唯神聖自能互天合云云

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汨沒故也。

朱子言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又自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也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凡讀中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此最得旨蓋性命道統中庸之各皆古有之而不知含許多精義須許多條目故子思一切從人心中性情發之即堯舜禹三聖授受亦不過此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的人心是身上發出來的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渴飲食之類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也

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以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皇陶伊傳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者

危安微著蓋人心至危也道心至微也能保精一之心使虛衷中純是道心用事則人心之危不能擾我而道心常形於平日矣

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后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皇陶伊傳周召之為臣其所傳皆不外乎此中

豈有以加於此言中庸之理極平極常分明對行怪者發業也然說平常便有不及之虞故篇中引舜武諸人皆是驚天動地事業一毫增減不得豈復有以加哉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以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皇陶伊傳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者



道季之有成者始得與夫道統道季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

流派所出為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所謂傳得其淵源也顏氏由傳約之海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是顏曾之傳獨得其宗

受之深者傳道季之失傳故也慮之遠者慮異端之蜂起故也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曾子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其曰道心曰精一曰執中總之不越一中雖歷年有千餘而一中之言聖聖相承千古一心支分之則見緝維之明折解之則見闢與之盡

自是以未  
至此為才二  
節於下亂  
有此記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言性善原于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入之道

四十五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四十六

三



蓋其義悉係於中庸尤可見其淵源之所自則子思憂失其傳者得其傳矣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蓋得程明道伊川二天子維持中道擴斥佛老而子思再發明之有承前啓后之功故其功始大倘後二程胡由得中庸之語

明道不及乃各伊川生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活於老佛如楊氏論中引莊同出怨為無怨虛為無為之言朱子以為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者是也正其流於虛寂也

未儒石子重有著一部中庸但以私意違其說未免煩而無統蔽而不。故子思作中庸從而刪之但取其要而錄之。

支者大支也節者其中節段也自首章至十一。章為一支。而析之為十二節自十二節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析之為九節自二十一章至二十二章為第三支亦析為十二節三十三章則獨為一支又所謂一部小中庸者無復用節解為矣。

諸說同異得失指注明道伊川各基諸人其論中庸有同中之異有異中之同有合於中而得有抗於中而失總可以旁通其說。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童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及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回忘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說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記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公時年六十

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陳新安

景鏡 程廷進講四書直解中 庸

江陵 太嶽 張居正  
姑蘇 巖叟 顧宗孟  
西陵後學 波澄 蔣漢紀  
子勳 張芬 重訂

中二  
以為道

但謂之不易。則必委於人。而後見。不若謂之手常。則直驗於今之無  
所說。且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參也。或向

中庸全。中是無所偏。庸是平。可易道書。是孔叔所作。彼字子思  
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於手。曾子嘗適宋。被困居衛。衛君不  
能用。又適齊。返衛。復歸魯。因作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以天下  
道理本。是中正而無所偏。既平常而不可改易。但世教衰微。學  
術不明。往往流于偏僻。好為奇怪。而自失其中庸之理。故作此  
書。以發明之。就名為中庸。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之各庸。平常也。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中庸首章子思發明道之本原如此命字解微令  
字率是循修是顯即裁成的意思思說天下之人莫不有性賦  
性何由而得也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  
性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其稟賦異就加天命令  
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道成道何由而得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道也節須臾是頃刻之間時是看見聞是聽聞戒慎恐懼都是敬  
畏的意思承上文說道既原于天率于性可見這道與我的身  
子合而為一就是頃刻之間也不可離了他此心此身方才離了  
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一事一物方才離了事也不成物也不就知  
何可以須臾離得若說可離便是身外的物不是我心的道也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性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此章字不是用方言  
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何由而得。名也。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任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其稟賦異。就加天命。命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道。成道何由。而得各也。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狀的道路。仁而為父子之親。義而為君臣之分。禮而為恭敬辭讓之節。智而為是非邪正之辨。其運用應酬。不過依順着那性中。所本有的。所以說率性之謂道。若夫聖人。敷教以化天下。教人何由。各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不齊。習染易衰。則有不能盡率其性者。聖人于是因其當行之道。而修治之。以為法于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修之。以刑使之。皆遵道而行。以復其性。亦只是即其固有者。裁之。而非有所加損也。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夫教修于道。率性之謂道。天可見道之大原。出于天。知其為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道也。節須臾是頃刻之間。瞻是看見。聞是聽聞。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承上文說道。既原于天。率于性。可見這道與我的身子合而為一。就是頃刻之間。也不可離了他。此心此身。方才離了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一事。一物。方才離了。事也不成。物也不就。如何可以須臾離得。若說可離。便是身外的物。不是我心上的道也。

仲舒策中語

決不可以須臾離也。夫進道不可離。是以君子之心。嘗存敬。畏不待自有所睹。見而後戒。慎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自无所睹。而其心亦嘗之戒。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聽。聞而後恐。懼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耳无所聞。而其心亦嘗之恐。懼而不敢忘。這靜而存養的工夫。所以存天理之本。狀而不使離道于須臾之頃也。莫見而動。一節。是說君子戒慎恐懼。中又有一段省察的工夫。隱是幽暗之處。微是細微之事。使是人不不知而已。能知的去處。思說人于衆人看見的去處。才叫做省。見明顯。殊不知也。人看見自己。只是見了個外面。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不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形迹雖未彰露。然一念。則其几已動了。或要為善。或要為惡。自家看的。甚是明白。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于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于微也。這不便是人所不知。而自已能知的去處。及善惡之所由。最為要緊。所以存道君子。于靜時。雖已戒慎恐懼。而下此。能知之。比更加謹慎。不使一念之不善。存於心。以著。這長于隱微之中。以至于離道之遠也。夫存養省察。此分明是兩節。前段有是敬字。後段有敬字。且兩提起。君子字。戒懼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使衆人不睹不聞之際。

喜怒哀樂。節是合着當狀的節度。本是不達是通行的意思。道是自然。思承上文。發明道不可離之意。說道。凡人每日間。與事物相接觸。着意便歡喜。拂着意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哀。得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常。其事物未接之時。這情未曾發動。也不着在喜。一边也不着在怒。一边也不着在哀與樂。一边无所偏倚。這叫做中。及其與事物相接。發動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猶道。循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且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也。微。細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上白路此曰理蓋道之本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語言也路則已矣而各有其道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休







仲尼章。仲尼是孔子的字。反是違背。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道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為人所同。有狀惟君子為能體之。其日用當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下其日用。當行都與中庸的道理相違背矣。  
君子節時中。是隨時處中。子思解釋孔子之言。說道中庸之理。人所同得。而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者。何故。蓋人之體道。不過動靜之間。君子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既有君子之德。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能隨時處中。此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時不知戒慎。恐懼所存者。既是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无所忌懼。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右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則曰中庸。

中庸章。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些。便為失中。不及些。亦為未至。皆非尺善之道。惟中庸之理。充大過亦無不及。雖只是日用當行。而其理自不可易。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也。此道道理。人人都有。本元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于氣質。困于習俗。而所知所行。不流于太過。則失之不及。少有能此中庸者。合口以矣。○右第三章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道之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鮮能之故。說道中庸的道理。就如大路一般。本是當行的。今乃不行于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認得這道路。方才依着去行。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明。智的深。未隱僻。其知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為不足。行那生得愚昧的。安于淺陋。其知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行的。此道之所以當不行也。這道又如白日一般。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于天下。非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行過這道路。方才曉得明白。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賢能的。好為詭異。其行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為不足。知那生得不自的。安于卑下。其行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知的。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高明洞達  
謂見過人  
者其持  
論當高  
視薄如  
細若  
說高不  
庸為中  
庸之行  
徒非過

中庸

卷二

四



人莫節孔子又說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却  
是他不察之過蓋道率于性乃人生日用之不能外者其中事  
物上都有個當狀之理便叫做中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墮于太  
過不及而失其中譬如飲食一般人于每日間誰不飲食只是少  
有能知其滋味之正者若飲食而能察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  
其味之正由道者而能察則亦不出乎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  
中矣○右第四章

道其章○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于天下是以不行于天下  
子思引之蓋承上章起下章之意○右第五章

舜其章○前章說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章舉大舜之事以見其  
能知能行也察是審察述言是淺近的話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  
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的極處中是恰好的道理民字解做人  
字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地的道理狀有大知  
有小知昔古之帝舜其為大知也而何以見之蓋天下之義理無  
窮而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  
然但此要處一件事不肯自謂這事我已知道了必切切去訪  
問于人說這事該如何處問來的言語不但深遠的去加求雖是  
極淺近的也細細的審察恐其中亦有可探處不敢忽也○所問  
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宣○舜子人  
恐其不行之意若說得當理的則不但用其言又向人稱述嘉

以厚其德告之心狀其言之當理者固在所謂許而其中或有  
說得太過些的或有不及些的未必合于中也子思就衆論不同  
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量度以求其至當歸一者而後用之這至  
當歸一處叫做中狀這中亦只是就衆人所說的裁擇而用之舜  
未嘗以一毫之意與于其間也所以說用其中于民夫舜大聖  
人也今之言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余  
現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無所意必蓋不恃一己之聰明  
而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故其聰明愈廣不恃一己之智識而以  
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故其智識愈大舜之所以為舜者其以是乎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孟子說舜自耕稼陶漁  
以至于為帝无非取諸人者亦此意也○右第六章

人皆節○驅是逐逐是繩繩是机機陷阱是坑坎皆所以掩  
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如今的人與他論  
利害個上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則禍机在前自朕曉得避  
了却乃見利而不見害知安而不知危被人驅逐在禍敗之地如  
禽獸浴在網苦陷阱裡一般尚自恬然不知避去豈得為知就如  
而今的人與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便有定見  
有定見便有定守今于處事之時才能辨別出個中庸的道理來  
却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都遺失了如  
此便與不能擇的一般豈得為知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固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右第七章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  
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  
知此道之所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以常不明也  
可離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  
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  
舜乎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迥言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  
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以○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  
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



回之章。回見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慤是辨別善即是中庸之理。奉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着膺是膺孔子說天下事。物。都有個中庸的道理。只是人不能擇那能擇的。又不能守那有守的。為人他每日間就事。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個至當恰好的道理。但得了這一件道理。便去躬行實踐。奉。服。恭敬奉持着在心胸之間。守得堅定。不肯頃刻忘失了。這見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行之所以無過而道之所以明也。右第八章。

天下章。均是平治。阻是踐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事。事。繁。雜。人民眾多。雖是難于平治。朕人有資順。明敏近于知的也。就可。以平治得這。不為難事。爵祿人所係。亦難。雖是難于辭却。朕人有資順。廉潔近于仁的也。可以辭得這。亦不為難事。白刃在。則死。

生所係。雖是難于言。犯朕人有資順。強毅近于勇的也。也可。明。刃而不懼。這。不為難事。惟是中庸的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本是日用當行的。看着却似容易。狀非義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則知之未真。守之未定。不是太過。便是不及。求其不偏不倚。而至當精一。豈易能哉。所以說中庸不可能也。惟其難能。此民之所以鮮能而有志于是者。不可不疑其力矣。右第九章。

子路章。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言。須是有君子之強。方才能得。子路是孔子弟子。而字解做汝。字子路。平日好勇。故問孔子。說如何叫做剛強。孔子答他。說這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等孝者的強。不知你所問的。是南方人之強。還是北方人之強。抑或是汝等孝者之所當強者。寬柔節寬。是言容。柔是與順。允道是橫逆不循。道理的。居是處。子告子路。說如何是南方之強。彼人有不及的。我教誨之。就是他。不率教也。只合容。與順。慢。之。的。化道。他人有以橫逆加我的。我但直受之。雖被屈辱。也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狀。就。近于義。理。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居之。這一強。是。不及。也。非。也。者。非。也。之。所。當。強。也。是。征。戰。所。殺。的。凶。器。人。所。畏。也。是。征。戰。所。殺。的。凶。器。人。所。畏。也。

與三經同。也。蒙。對。曰。以。聖。也。之。家。人。卦。云。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結上章之知。起下章之仁。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要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狀。就。近于義。理。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居之。這一強。是。不及。也。非。也。者。非。也。之。所。當。強。也。

金革死而不厭。北。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君子之道  
中庸

怕的今乃做則庸一狀恬安處就是戰聞而死也無厭悔之意  
這便是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為人之所不敢為  
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狀純任血氣不顧義理乃強者之事也  
故強者居之這一強是過乎中庸者亦非彼之所當強也  
中庸一節是說學者之所當強是強健的模樣強健是  
德之謂也倚是偏着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說常人之所謂強  
者在能勝人而君子之所謂強者在能以義理自勝其私欲使義  
理常伸而不為私欲所屈才是君子之強而非如南方北方之偏  
于風氣者可比也且如處人貴和而和者易至于流君子之強  
講狀可親而其中自有個張玉決不肯隨着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也己貴于中  
而中立易至于倚君子之處已貴于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  
不致歇邪傾側倚靠在一邊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  
所以說強哉矯人于未達時也有能自守的及其既達便或改  
了君子當國家有道達而富貴必以行道濟時為心不肯便主驕  
溢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  
說強哉矯人處順境時也有能自守的及至困厄便至改變了君  
子當國家無道窮而困厄以守義安命為上便遇着大禍患至  
于死地也不肯改子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  
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天下之物无有能屈之者矣  
豈非汝等學者之所當強者哉子思引孔子之言如此以見必有  
此強狀後能依中庸之道也○右第十章

右第十章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  
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

于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為尋常不足行則別做一樣詭異之行  
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以此欺哄世上沒見識的人而取名譽所  
以後世也有稱述之者此其知之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  
手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知吾之所當知行吾之所能行這  
素隱行怪之事何必為之哉所以說吾弗為之矣  
君子素隱行怪是謂道是中庸之道途是路是存已足止孔子說那  
素隱行怪的人固不足論至于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也  
自在平正的大路上走了却乃不能是用其力行到半路裡便  
奔而不進此其知難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  
我則行之于始必要其終務要到那盡頭的去處豈以半途而自  
止乎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依乎節法是隨順不違的意思是隱避是怨悔孔子說前面  
太過不及的都非君子之道若是君子他也不要隱也不要  
怪所知所行一惟依順着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為安又不  
肯半途便廢了雖至于隱居避世全不見知于人他心裡確然自  
信並無怨悔之意此乃智之足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這才是  
中庸之成德狀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聖人狀後能之  
耳朕夫子既不為素隱行怪則是能依乎中庸矣既不半途而止  
則自能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矣聖人豈不以自居而美其可與  
哉○右傳十一章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  
過而不擇善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君子道道而行半途而廢吾  
弗為之矣  
道道而行則能擇善善矣半途而廢  
能已矣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  
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  
君子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避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  
者能之而已



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

費隱章○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无穷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者也  
夫婦節子思承上文說這中庸之道雖不出乎日用事物之常而寔通極乎性命精微之奧以知而言雖匹夫匹婦之昏愚者也有個本狀的良知于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知得若論到精微的去處則雖生知的聖人亦不能究其妙也以行而言雖匹夫匹婦之不自省者也有個本狀的良知于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行得若論到高遠的去處則雖安行的聖人亦不能造其極也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狀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夫近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无所不在矣故就其大處說則其大无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蓋雖天地之覆載亦莫非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出于其外而能載之者乎

就其小處說則其小无内天下莫能剖破得開蓋雖事物之細微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又孰有人于其内而能破之者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朕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若以人未達也推不得若引植物未達也推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推之且如鳥也何常有知識但此則必及天雖則必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於此然而統之 錢氏

家語鄭同  
向孔老子  
左昭十七年  
同名官  
却子昭  
仲尼聞之  
見命字之  
所以聖所  
以路果何  
物大至

詩云節詩是大雅早麓篇鳥是鳴鳥之類戾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說察是昭著詩人說至高莫如天而高之飛則至于天至深莫如淵而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解說天地之間无非物天下淵也无非道詩所謂鸞飛戾天者是說道之昭著于上也魚躍于淵者是說道之昭著于下也蓋化育流行充滿宇宙无高不届无深不入卒一禽而凡成象于天者皆道也卒一魚而凡成形于地者皆道也道无所不在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朕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  
君子節造端是起頭的意思至是盡頭的意思子思又據上文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自也而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這等看來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

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夫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自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 與夫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的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 詩云為飛戾天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為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早麓之篇為鳴

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无所遺吾論到盡頭的去處則昭著于天高地下之際而无不有所以君子戒懼慎後從夫婦知能的做法起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右第

天地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鏡改而止

晚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

也

道不章○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所謂率性之遠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于人也人之為道者能即此而求便是道了若或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却乃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其所知所行皆失之過當而不由夫自朕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所以說不可以為道

伐柯節詩是幽風伐柯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樣于既足邪視以是用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只手中所執的便是孔子說執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狀畢竟手裡執的是一件木上砍的又是一件自伐柯者看來便以為遠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狀蓋為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是天賦他原有的所以君子就用人身上原有的道理去責成人如責人之不孝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孝道責人之不弟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弟道其人改而能孝能弟君子能

就這了更不去分外過求他惟之凡事莫不如此這是實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為道也

張載字子厚

忠恕節畫已之心叫做忠惟已及人叫做恕遠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即率性之道孔子說道不遠人但人多蔽于私意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所以施于人者不得其當而去道遠矣若能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雖是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兩忘狀其克已忘私去道亦不相遠矣忠恕之事何如人以非礼加于我之心所不願也則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其與我一般亦不以非礼加之于人這便是忠恕之事以此求道則施无不當而其去道不遠矣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領故章句第一程程

即上文不遠人之道尔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

君子節求是畫畫人的意思老施是先加于人肅是平常行是踐其意謹是擇其可從上是篤是慎謹孔子說君子之道有四件

而則法也晚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遠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

惟已及人為恕遠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



我于這四件事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為不忠不義在  
于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我之所責乎臣者固欲其忠我  
未能盡其孝也為臣之適在于忠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信  
反求諸已所以事吾君者却未能盡其忠也為弟之適在于信我  
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信我  
未能盡出于我亦我之適在于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  
加信于我我亦我之適在于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  
子之道我固未能矣我亦不敢不以此自修蓋這孝弟忠信本是  
日用平常的道理以是道而修諸身謂之庸庸庸則行之而皆  
踐其意以是道而發于口謂之庸庸庸則言之而皆行其言  
行常失于不足有不足處不敢不勉力做將去如此則行益力言  
常失于有餘若有餘處不敢不底說將出來如此則言益至謹之  
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應若有言過事失行之力  
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行的相照應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  
如此豈不是德上篤實之君子乎此我之所當自修者也這一節  
說道只在子弟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庸  
已要言行相顧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右第十三章

在末能一國至人說辭然其意足以見至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  
如朱子所說必如舜之事又周公之事君子方為道語其極誠至  
人而不教自以為能也 陳新安

素位章◎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慕外是本  
分之外事說人之地位不同狀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  
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君子但因其居在居居的地  
位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于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  
之內其道皆不易盡既欲盡其間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素富節自得是安符的意思子思說人之所遇有順逆之不同惟  
君子能隨寓而足其道如見在富貴便行處富貴所當為的事而  
不至于淫見在貧賤便行處貧賤所當為的事而不至于濫或見  
在夷狄便行處夷狄所當為的事而不改其行或見在艱難便行  
處艱難所當為的事而不變其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君子皆  
盡其當為之道以此則樂亦在此蓋隨在而皆寬平安安錄之所  
也所以說元人而不自得焉上文所謂素位而行者蓋如此  
在上節陵是陵是援是極是怨是歸罪于人的意思子  
思說所謂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者何以見之大凡人居上位則  
好作威以陵乎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乎上君子則不然他雖  
在上位也不肯陵下那在下的入雖在下位也不肯援在上位的  
人犬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位但知  
正已而无所求取于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  
而不碍于天也只順受其正而无所怨于天雖下而不合于人  
也只安于所遇而无所怨尤于人蓋既无所求則自不見其相礙  
既不見其相礙則无所怨尤矣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如此  
故君節易是平地候是等侯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是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及四字  
絕句○求猶責  
也道不遠人用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有脩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勉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  
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至隱存焉下章故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居在也  
言君子但因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素富貴行乎富貴

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

位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去  
聲○

此言不願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乎其外也



求幸是不當得而得之。于思承上文說君子惟素位而行故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其劣通得喪一不候着天命自有窮外的心小人却有許多机械變詐常行着險阻不平穩的去處而妄意分外趨利避害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君子小人其不同者如此。

射有節正鵠都是射箭的把子畫在布上叫做正鵠在皮上叫做鵠孔子說射箭雖是曲說狀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只是正已而不求于人那射箭的若失了正鵠不中只是反求諸己射的不好更不怨那鵠已的人這即是正已而無求于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此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右第十四章

微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微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做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淇亦作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子曰父

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偏指一事而言以自述自卑之意也

問身狀友愛既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則能宜尔之室家樂尔之妻帑矣。詩之所言如此。孔子讀而贊嘆之。說道人能妻子不和兄弟不睦多由父母之愛令偏。于妻于兄弟一家之中惟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而無憂矣。夫以一家言之父母是在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親誼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狀則學者之于道豈可不循序而漸進哉。○右第十五章

鬼神節。鬼神即是祭祀的鬼神如天神地祇人鬼之類。為德猶言性功。效。孔子說鬼神之在天地間微妙莫測。神應無方。其為德也。其至盛而無以加乎。視之節。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蓋天下之物。凡有形象者皆可見。鬼神之無形。難視之不可得。而見也。此言聲者皆可聞。惟鬼神無聲。雖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狀鬼神之無形。無聲。而其精爽靈氣昭著于人心目之間。若有形之可見。聲之可聞。者不可得。而遺忘之也。天下之物。涉于虛者。則終于無。而已矣。滯于迹者。則終于有。而已矣。鬼神者。自其不見不聞者言之。雖入于天下之至微。然其所以狀者。一理之所為也。使天節。齊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于祭祀的時節。能使天下的人不論尊卑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的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于上。便恰似在上面的一般。瞻瞻于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而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易所謂幹事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便恰似在左右的一般夫鬼神無形則其在上與在  
成其精靈昭昭能通天下之人肅恭敬畏候狀如在如此所謂  
體物不遺者乎此可驗矣  
鬼神之神也景昭昭其氣在上則人者是為使人精神清爽  
祭祀之禮也如左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也  
詩曰節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解字解做凡字射是  
懋意三個思字都是語助辭孔子又引大雅抑之篇說道神明之  
來也不可得而測度雖極其誠敬以承祭而未知享與不享况  
可厭忘而不敬乎觀于此詩則鬼神能使人畏敬奉祭而發見昭  
者者為存微矣  
大微節誠是定理孔子說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然能體物不  
遺又如是之顯何哉蓋凡天下之物非虛偽而充實者皆底只  
是虛無所以能顯惟是鬼神則定有是理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司  
其福善禍淫之柄故其精靈靈靈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如此  
看來中庸一篇書只是要人以實心而體實理以定功而圖定效  
故此章借鬼神之事以明之蓋天下之至幽者莫如鬼神而其定  
亦不可掩如此可見天下之事誠則必形不誠則無物矣朕則人  
之體道者可容有一念一事之不寔哉○右第十六章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  
以濟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吐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  
發揚於上為昭明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  
思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敬  
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者  
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誠之字方是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後言誠張本也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節兼費隱包小

舜其節子思引孔子之言凡為人子者皆當書此道以事其親  
朕孝有人有小若若之者舜其為大孝也與何以是長考之天  
為人所非德也足以顯舜則生知安行德為聖人是所以顯  
其親其何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天之神守為天子是  
所以尊其親者何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親而舜則富有四海之  
內以天下養是所以養其親者何其至也又且其祀祖考以天子  
之禮而宗廟之敬享無已所以光乎其節者又如是之隆下封于  
遠為諸侯之同而其業之傳續尤前所以裕乎其後也如是之  
遠夫舜之德福兼隆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定有出乎常情願望  
之外者矣此其所以為大孝與  
大德節孔子說德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朕自常人看來福  
是其所計與知凡偶朕得之不可取必的德不知德乃福之本  
福乃德之驗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蓋理之必成者也故舜說有  
是聖人的大德感格于天必朕貴為天子得天下至尊之位必朕  
富有四海得天下至厚之祿必朕人人稱頌得顯著的聲名必朕  
多歷年所得久長的壽考蓋舜雖心不求福而德之如或此所  
以能成其大孝也  
故天節材是材宜當之加厚裁是裁植培是滋養傾是傾小覆足  
覆映孔子說舜以大德而獲諸福之隆非天自私于舜乃理之自  
然者耳况于天道之生萬物必各附其性賦之材而具其所加  
如根本完固枝植而自生意時使從而培養之雨露之所潤日月  
之所照未有不滋養而根本搖動者况在而尤生意時使從而覆  
之霜雪之所吹風雷之所擊未有不利於養者或培或覆豈是人有  
意乎其間培物之自取耳

大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思陳何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  
至而滋息為培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故大德者必受命  
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嘉樂節詩是大雅嘉樂之篇今是言由是重孔子又其詩說可喜  
可樂的君子有顯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在位  
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天既從而保佑之又從而  
申重之使他長享福祿于无穷也

故大節受命是受天命為天子孔子承上天又據論說由天生物  
之理與詩人之言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欲受皇天的眷命  
而為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賤者也居下之嘉樂者  
也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位祿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  
者耳尚何疑哉○右第十七章  
無憂節這一節是說周文王的事作是創始還是繼述字思引九  
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不思慮心去處有所  
不足則生憂慮若思慮之所憂慮者其惟周之文王乎何以見之凡  
為人不可不造作自也便有開創之勞後人不堪承繼將來便有廢  
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惟是文王成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  
聖為之臣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將文王要做的事預先  
做了這是父作之武王繼志述事造周家之大統將文王未成的  
事都成就了這見子述之既有賢父以作之前又有聖子以述  
之于後文王之心更无有一些不慮慮此其所以無憂也  
武王節這一節是說武王的事績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王季  
是武王的祖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功業戎衣是盛甲之類孔子  
說周前大王始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  
時天命人心去商歸周王業已是有端緒了但未得成及至武  
王能繼志述事績成大王王季文王的功業因商紂之无道舉兵  
而伐之以除暴救民一着戎衣遂定了天下大以下代上其事

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  
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  
王季其勤王家蓋其  
所作亦積功

累仁之事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者  
泰下

同○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  
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王於大王實始

不順其名不美宜乎失了天下的顯名狀那時諸侯幸從萬姓  
服人人愛戴稱美他並不曾失了光顯的尊榮

○武王曰周孔祀先王不祀之依  
止用述者之孔云云天子祀先王  
不祀之依

武的父祖周公于是推父武之意而追王之尊公為大王尊  
祭為王季生前只是候奠如今加稱尊號則文王武王之心至是  
而愈矣周之先公自緝緝以上以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之父  
于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禮陳九賦之儀  
八佾之舞當初祭以諸侯如今祭以天子則大王王季之心至是  
而愈矣狀不惟自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人雖各分不同貴賤  
有等他那孝親報本之心也真我一般于是以所制之禮推而下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  
子做大夫父沒之時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如父做士  
子做士大夫沒之時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蓋葬從  
其爵而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申生春之儀也又制為喪服之禮  
期年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

剪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  
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緝緝以上至后稷也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嘉樂節詩是大雅嘉樂之篇。今是篇即是也。孔子又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天既從而保佑之。又從而申重之。使他長享福祿。下無窮也。

故大節受命是受天命為天子。孔子承上文又據論說由天生物之理。與詩人之言。觀之。可則有大德的聖人。必欲受皇天的眷命。而為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賤者。也。君下之嘉樂者。也。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位祿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理尚何疑哉。右第十七章。

無憂節這一節是說周文王的事。作是創始。還是繼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不足。所以心去處有所不足。則生憂慮。若思有所憂慮。備其維周之文王。亦何以見之。凡為人。不曾造作。自己便有開創之勞。後人不堪承繼。將來便有廢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惟是文王。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聖。為之臣。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將文王要做的事。預先做了。這是父作之。武王繼志述事。維周家之大統。將文王未成的事。都成就了。這是子述之。既有賢父。以作之。子前又有聖子。以述之于後。文王之心。更无有一處不忠。處此其所以無憂也。

不順其名不美。宜乎失了天下的顯名。狀那時諸侯率從。萬姓服人。人愛戴稱美。他並不曾失了光顯的名譽。其得人心如此。以言其尊。則居天子之位。天下之臣民。都仰戴他。以言其高。則盡有四海之內。天下之貢賦。都供養他。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禮。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都不得享其祭。祀也。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七年。八百有餘。成康以後。都不得守其基業。其得天眷。又如此。武王之有天下。一則承祖宗之業。而不致廢。一則順天人之心。而不致違。此其善述之孝。不承之烈。所以後世莫及也。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祖細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禮。祭用生者之禮。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至







下蓋伯叔昆弟之喪猶可伸以貴賤之義而滑視不該其也若  
年之喪服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何也三年之喪父  
母之喪也子生三年狀後免于父母之懷恩義至重元貴元賤猶  
是一般所謂皆不敵親也夫追崇之禮行于王訓與祭之禮達乎  
天下孝心下下神儀禮制下通行周公之所以文武之德者  
如此○右第十八章

武王前達是通達孝是通天下之大謂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  
說凡人之孝止于一身一家而未必能達于天下惟是武王周公  
不惟自己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人  
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之大都稱他孝而尤有開狀者豈  
不謂之達孝矣乎

夫孝善是德是繼志是心之所欲者是傳述事是所已  
行者兩個人字都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  
無他以其能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志有所欲為的雖是不  
曾遂意也望後人去承繼他武王周公便能委曲成就念上要接  
續前人的意向不使他長成下這是善繼其志前人之行事有所  
已為的雖是不曾成功也望後人去傳述他武王周公便能斟酌  
遵守件上要敷衍前人的功緒不使他廢墜下這是善述其事武  
王周公之孝如此所以達乎天下而尤一人不稱其孝也

昭穆也序所以辨貴賤也序所以辨賢

清下先世所藏的重器都陳設出來以示其能守而不欲失墜于  
先王所遺的裳衣必設之以授凡不惟使神有所依亦以茲如在  
之思也于四時該用的品物必尊之以致敬不惟使神有所尊亦  
以省時序之變也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如此下  
宗廟節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為昭右為穆昭穆之  
義在右邊為穆昭穆之義旅是衆辭是以酒和助酢是助  
飲手是毛鬢鬢是年齒當祭于宗廟之卜羣廟的子弟皆來助祭  
其排列的班次或在左或在右各依其位而不紊者所以序其  
向者昭穆而為穆使等輩先敘之不至于其亂也此禮之臣有  
公有侯有卿大夫其爵不同于祭之時而序其在左或在右在後部  
有個次者所以分其辨其辨為貴為賤為尊為卑不至于僭越也  
祭必有事如宗室是堂室而祭的說其說觀文的又有司尊的執爵  
用及廣量皆在的皆事也于祭之時而序其執事者蓋祭以在  
事為賢所以分別其人之際擇其德行之優成儀之美趨卑之補  
祭者為之使非賢者不得與也祭畢之時而序其兄弟與異姓的  
宿賓人飲而立而功其各家子弟每都着他與禪于其父兄而  
供事于左在右以狀其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尊所以達及那  
子弟之賤者使能亦有所事而神事以仰其敬也飲燕之後其  
之賓皆退又復燕同姓之親到堂拜頭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其  
長之黑白為坐次之上下若此者蓋其所以比之異姓為親故尊  
年齒以定坐次使長幼不至于失序也天序昭穆者親也也序爵  
者貴也也序事者賢也也序禮者老也也武王周  
公一祭祀之間其意義之周悉如此

踐其節是一節是總結上天踐是踐履所尊是先王兩兩兩兩兩

總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者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  
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  
通於上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球大壺之屬也裳  
衣先禮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餼各有其物如春  
行羔豚臘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所以辨貴賤也序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

穆而子弟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

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

卿大夫也事宗廟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

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  
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數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

也

昭穆也序所以辨貴賤也序所以辨賢

昭穆也序所以辨貴賤也序所以辨賢



是先王之子孫庶五個其宗都指先王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  
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可以見其善繼而善述矣何也先  
王之對越神明必有位所行必有禮所奏必有樂今武王周公祭  
祀之時所踐履的就是先王對越祖考的位次所行的就是先王  
升降周旋的禮儀所奏的就是先王感穆祖考的音律祖考是生  
王所尊崇也今祭祀一舉致其誠敬而祖考來格是能敬先王之  
所尊矣子孫臣庶是先王所親厚也今祭祀一行篤其恩愛而精  
義昭屬是能愛先王之所親矣以此觀之可見武王周公事奉先  
王無所不至先王雖死事他如任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他如  
存的一般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為孝之極至者也  
稱曰遠孝不亦宜乎

郊社節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即天上帝則后土在其中  
禮是五年的大祭當是秋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示字與視字  
同字是手字示諸掌是說看得明曰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制祭  
祀之禮不但知上文所言而已推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  
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或行于圜丘或行于方澤蓋所以事奉天  
帝與后土若其獲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一年  
四祭蓋所以祭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定郊社禘嘗  
國家極大的禮儀其中義理微妙難于測識若能明此禮義而左  
疑則禮無不明誠元不格治天下國家的道理即此而在如看  
自家的手掌一收何等明白蓋幽明一理而幽為難知神人一道  
而神為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哉  
夫武王周公之制禮不特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于治道此所以  
盡倫盡制而存合于中庸之道也○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寫在木板竹簡上所叫做法策。哀公問于孔子，孔子為政的  
道理，譬如如孔子對說君欲行政不必遠有所求，惟在法祖而已。  
此先我周文王武王是國國的聖君，那時又有周公召公諸賢臣  
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列于木板  
竹簡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法度，固已具在，  
也只是那一時的君臣，今已不存了。若使當今之時，上有文王  
這樣的君，下有周公這樣的臣，則當時立下的政事，如今條件，  
都尚存而文武之治，亦可復見于今日也。若果是沒有那樣的君  
臣，則那政事便都成虛，不設在方策者，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  
以自行哉。可謂立政非徒得人為貴，上有勵精求治之手，下有克  
心任事之臣，則立綱陳紀，修廢舉墜，只在反掌之間而已。不特  
存良法美意，德之存而而無人，以惟晚之重，豈能以自行哉。此則  
治者所當留意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  
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  
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  
與論語文意大同。  
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策簡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策簡也。



節者  
也文者  
不百或  
而回互  
之反是  
得子如  
得子如  
得子如

故為節人指賢臣身節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  
全德孔子說由人存收舉之易觀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  
以為人君者要奉文武之政只在擇賢臣而任用之惟得其人朕  
後紀綱法度件件振舉而政事自無不行也朕人君一身又是所  
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的身能修其身朕後好惡取  
合皆得其宜而賢才果為之用也朕要修身又必于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道盡其當朕之宜則一身之舉動都從倫常  
倫理上周旋身自无不修矣朕要修身又必全盡本心之天德  
慈愛惻恤周流而無間則五倫之問都是真心實意去運  
無不修矣夫以仁修身以道修身則上有賢君以身取人則  
賢臣由是而舉文武之政何難之有哉  
仁者節人指人身而言上一個親字是親愛下一個禮字是禮敬  
說尊賢是尊敬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  
承上文說修身固必以仁而仁非外物乃有生之初所具惻悌慈  
愛之理是即所以為人也朕仁雖无所不愛而惟親愛自己的親  
族乃能推以及人而愛无不周故以親上為大有仁必有義而義  
非強為也事物之中各有當朕不易的道理是即所以為宜也  
義雖无所不直而惟尊敬那有道德的賢人乃能講明此理而  
無不當故以尊賢為大朕親上中間又有不同如父母則當孝  
敬宗族則當和睦自有個降殺這親賢中間也有不同如大賢則  
以師禮待之小賢則以朋友處之自有個等級這降殺等級都從  
天理節上生發出來所以說禮所生也曰仁曰義曰禮三者並  
行而不悖則道德兼理于身而修身之能事畢矣  
故君節承上文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悌慈愛之意。滋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在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知天是物格知至

若不能修治其身則其不端何以為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親上為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的先務。若不能事親則所厚者薄。所不薄者不可得而修矣。所以思修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欲求親上之仁。又必尊禮賢人。與之共處。狀後親上的道理。講究得明白。若不能尊賢取友。以知人。則義理誰能講明。是非無由辨白。以至辱身危親。則降殺尊賢則有等級。都是天理之自然。若于這天叙天秩的道。知之不明。則恩或至于濫。施敬或至于妄。加所親所尊。也。知其當矣。所以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則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則有矣。有君有臣而文武之政焉。有不舉者哉。  
天下達道是通達兄弟即是兄弟德是所得于天之理。一字指說說孔子說天下古今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有三件。五者何。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之文在君臣則主于義。在父子則主于信。在五件是人之大倫。從古及今兄弟則主于序。在朋友則主于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從古及今天下人所共由的道理不外乎此。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說是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曰知。曰仁。曰勇。知則所察所以知此道者。仁則無私。所以以此道者。勇則果毅。所以強此道者。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從古至今。天下人所同得。無老少。聞所。以說是天下之達德也。朕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而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蓋誠則直。是無偽。故知為定。知仁為是。仁勇為是。勇而達道。自无不行。苟一有不誠。則虛其德。偽而德非其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或生節這一節是說造道的等級知之是知此達道困是困苦行  
之是行此達道利是貪利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質或異以知此  
理而言或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而自能知此之或有講書  
討論從事于學問狀後知之或有學而未困若其心發憤強  
求狀後知之這三等入聞道雖有先後狀到那豁狀貫通我理  
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所以說及其知之也以行此理而或  
有生的德性純粹不待着力安狀自能行的或有真知篤見  
得這道理好往前會着去行的或有力未能到必待勉勵奮發而  
後能行的這三等入行道雖有難易狀到那踐履純熟工夫成  
的時節也都一般所以說及其成功也

好學節這一節是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的事孔子說人之氣  
質雖有不同狀未嘗无变化之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能  
狀若肯篤志好學凡古今事物之理時去講書討論不肯自安  
于不知將見聞見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必全狀是知也亦不墮于  
昏愚于豈不近于知也仁以休道固非自私者之所能狀若能勤  
勵自強事上去省察克治定用其力將見本心收斂天理復還雖  
未必純狀是仁也亦不蔽于私欲也豈不近于仁乎勇以任道固  
非懦者之所能狀若能知已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  
暴自棄將見耻心一萌志氣必奮雖未必便是大勇也就不終于  
懦弱豈不近于勇乎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  
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  
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  
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  
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  
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  
不能有成此道之  
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子字衍文好近乎知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  
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不自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  
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恥斯三者則知所以

大不知矣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入其道者即此  
而在蓋以已現人雖有物我之別然在我者即是我人之道  
理故知所以修身便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而使之皆入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現萬人雖有  
眾寡之殊狀一個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故知所以治一  
身可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之不外于修  
身可見修身為治之本矣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  
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  
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  
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  
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  
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

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九經之序如此而與本則惟在子修身其  
要莫急于尊賢也  
修身節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即是遠道諸父是伯父叔父  
恥是解做迷字孔子治天下國家的九經人君若能着實行之  
則件件都有效驗如能修治自己的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便  
足以為百姓每的表率而人皆有所規法矣能尊禮有德的賢人  
則董陶啓沃聰明日開聞見日廣于那修己治人的道理都明白  
貫通无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姓的宗族則為伯叔諸父的為兄弟  
即都得以保其富貴矣狀和容而尤有怨恨能敬祀大邑則  
信任專一他得以展布其能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資而不至于  
迷眩矣能本則為士的感激思奮皆務竭力盡忠以報答  
君上之恩矣能于愛國中的庶民則百姓每蒙其恩澤都欣欣愛  
戴有尊君親上之心矣能招來百工技藝的人則有互相易農末  
相資便能替國家生聚財而用度自足矣能抗恤遠方的  
使客則四方賓旅歸風而慕義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了其途矣  
能綏懷天下的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的  
諸侯皆畏威懷德而為我之藩屏矣九經之效驗如此  
齊明節這一節是說九經之事務是齊明是明潔盛服是衣服  
整肅是說使的人顛倒是非最能傷君子色是美色皆是以其身  
利最能移易人心孔子說人君惟慎于拘束樂于放縱是以其身  
不能修治必須內而齊明以收其心志外而盛服以整肅其容  
儀凡事都依着禮法行非禮之事絕不去幹如此則內外交齊動  
靜不違而此身常在規矩之內乃所以修身也人君惟不信說言  
拘于貨色那好賢的意思便說輕了必頂屏去那說邪疎遠那美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自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色輕賤那貨財只專心一意貴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而  
賢者樂為之用乃所以功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恐恩禮衰薄所以  
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宗室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心禮喜好的與  
他同好心裡憎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  
自朕感悅乃所以功親也做大臣的若教他親理細事便失了  
大体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投幹辦足任他使令之役如此則為  
大臣者得以從容論道經理天下的大事乃所以功大臣也于羣  
臣每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養之不厚則自顧不暇  
而不肯盡力必須待之以忠信關心見誠不去猜疑養之以重  
祿使他父母妻子皆有所仰賴如此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舉  
趨事功以報效朝廷乃所以功士也于百姓每使之不以其勤則  
勞民之力微之過于大事則傷民之財故雖有不吝己之事亦必  
行後功既畢之後朕後役使他的從微又皆從輕而不過  
于厚則百姓每樂為用乃所以功百姓也  
所以功百姓也既字讀做餘字餘是牲口稟是意本百工技藝的  
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必須日省視他月考較他以驗其工  
程如何勤的便多與他些稟錢以償其勞惰的則少與他些務與  
他的事功相稱如此則不惟勤者益知所勉而惰者亦皆勤于勤  
也乃所以功百工也遠方使客人等于是回還時節則使之  
以送之使閉津不得阻滯于其來的時節則豐其委贖以迎之使  
百凡有所資給其人之善者則嘉美之而因能以長之其不能  
者則矜憐之而亦不強其所不欲如此則欲得周悉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塗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子孫絕嗣  
的亦遣使來禮續使不絕其宗祀有失了土地的舉其子孫而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沿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夫上聲遠好惡斂並去  
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  
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封之使復其爵。治其壞。教他國中。上下相安。持其危。於  
他國中。大小相恤。每使具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其卿。一大聘。五  
年則諸侯自來。朝。聘。各有其時。不勞其方也。喪之。燕。賜。上。彼  
者。則厚。而。禮。節。之。有。加。彼。之。納。貢。予。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厚  
往。而。薄。來。恐。其。財。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  
王室。而。無。侮。也。心。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凡。為。節。子。既。詳。言。九。經。之。事。又。說。結。之。說。道。人。君。治。天下。國家  
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狀。所以。行。那。九。經  
只。是。一。件。口。誠。而已。矣。蓋。天下。之。事。必。真。定。而。無。妄。乃。能。常。久。而  
不。易。若。存。的。是。寔。心。行。的。是。寔。事。則。九。經。件。上。修。舉。便。可。以。治。天  
下。國家。若。一。有。不。成。則。節。目。雖。詳。法。制。雖。具。到底。是。粉。飾。的。虛。文  
而。何。用。可。以。為。治。子。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節。凡。事。指。達。道。德。九。經。以及。日。用。大小。的。事務。皆。是。豫。是  
素。定。路。是。節。頭。如。人。行。路。跌。倒。的。一。般。困。是。窘。迫。故。是。河。水。上。文  
說。九。經。之。行。固。貴。于。誠。狀。不。但。九。經。而已。但。是。天。下。之。事。能。素。定  
乎。誠。則。凡。事。都。有。寔。地。便。能。成。立。若。不。能。素。定。乎。誠。則。凡。事。都。是  
虛。文。必。至。廢。壞。何。以。言。之。如。人。于。言。語。先。定。乎。誠。不。肯。妄。發。則。說  
的。都。是。寔。話。自。狀。順。理。成。章。不。至。于。跌。跌。矣。入。于。事。務。先。定。乎。誠  
不。肯。妄。動。則。臨。事。便。有。則。隨。自。狀。隨。事。中。節。不。至。于。窘。迫。矣。身。之  
所。行。者。必。定。乎。誠。則。其。行。有。常。自。狀。光明。正。大。而。無。歉。于。心。何。疾  
之。有。道。一。當。狀。者。先。定。乎。誠。則。其。道。有。源。自。狀。反。應。而。用。之  
不。竭。何。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尚。為。不。誠。則。言。必。至。于  
路。事。必。至。于。困。行。必。至。于。疚。道。必。至。于。窮。矣。  
在下。節。這。一。節。承。上。文。推。言。素。定。的。意思。獲。了。確。做。得。本。孔。子。註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  
藁。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一。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  
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  
指。達。道。德。九。經。之。屬。豫  
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凡事皆當素定乎誠。如在下位的人。若要治民。必須得了君上的  
心。肯信用他。方才行得。若不能得君上的心。則无以安其位。而行  
其志。要行些政事。人都不肯聽從。民豈可得而治乎。故欲治民者  
當獲乎上也。狀要獲上。不在乎諛悅。以取容。自有箇道理。只看他  
處朋友如何。若是平昔為人。不見信于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  
著。要見知于上的人。豈可得乎。故欲獲乎上者。必信于朋友也。  
狀要朋友相信。不在乎交結。以取名。自有箇道理。只看他事父母  
如何。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心。則孝行不修。人節已虧。豈  
能取信于朋友之間。故欲信友者。當順乎親也。狀要順親。亦不  
在乎阿意。以曲從也。自有箇道理。只在能誠其身。若反與諸親。未能  
真寔。而妄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尤愛敬之寔意。豈能得之。母  
之心乎。故欲順親者。當誠乎身也。狀誠身。功。又。不。是。一。時。一  
事。所。在。則。好。其。本。是。是。好。惡。惡。未。必。是。寔。寔。豈。能。使。所。存。所  
存。皆。實。而。無。妄。故。欲。誠。身。者。當。明。乎。善。也。能。明。善。以。誠。身。即  
一。本。字。誠。則。凡。事。可。知。矣。  
則。者。誠。是。真。寔。無。妄。從。容。是。日。狀。的。意思。擇。是。揀。擇。固。是。堅。固。  
誠。是。誠。承。上。文。誠。身。說。這。誠。之。為。道。原。是。天。賦。與。人。的。蓋。天。下  
寔。理。化。生。萬。物。人。以。是。寔。理。成。之。為。性。率。其。性。而。行。之。本。無。間。斷。  
不。假。修。為。乃。天。與。人。的。道。理。自。狀。而。狀。所以。說。是。天。之。道。也。若。為  
氣。物。欲。所。累。不。能。真。寔。無。妄。而。用。力。以。求。則。那。真。寔。無。妄。的。去  
處。這。是。人。事。所。當。狀。者。乃。人。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而  
行。之。不。待。勉。強。而。于。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  
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  
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  
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



子道自无不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全其天而无所假于人爲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眾理以善其行則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其身此乃用力修爲的賢人盡人以合天者也朕自存雖生知安行之聖亦必加學問之功夫其得之于天者誠全而修之于人者必如此所以聖而益聖

博學而承上文說擇善而固執之固執之者之事狀其用之節目又不止一端第一要博學蓋天下之理无穷必學而后能知朕學而不博則亦无以尽事物之理故必多搜遠覽凡古今事物之變无不考求庶乎可以廣吾之聞見也這是博學之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須問之于人故問而不審則苟且相襲而无以解中心之惑故必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庶乎可以釋吾之疑也這是審問之難是問的明白下又必經自家思索一番然後有得狀思而不慎又思失之泛濫通于穿鑿難思无益矣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于直切之處而慎以思之庶乎潛玩之久而无不通也既思索了又以義理精微其義利公私之間必加辨別狀辨而不明則毫厘之差謬以千里雖辨无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者爲是問者爲非何者以是而寔非何者似非而寔是一都明以辨之庶乎盡其精微而不差也夫既學而又問之思之辨之則于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无所疑可以見之于行矣朕行而改篤則所行者徒爲虛文而終无所成就又必真心實意致篤而行无一時之間斷无一念之懈怠則所知者皆見于實事而不徒爲空言矣所以人謀馬行之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擇善爲篤行所以固執也五者皆誠之者的工夫學知利行之

有明也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承上文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承誠之義狀有一樣真稟庸下的未能便成必須專心致志着實用功乃能有成如古今事物之理不學則已但去學時便要博問強記件件都理會得過才進若有不能不止也有疑惑的不問則已但去問時便反覆講究件件都要知道才罷若有不知不止也有疑惑的不思則已但去思時必再三尋度務要融會貫通才罷若有不得不止也有疑惑的不辨則已但去分辨則必細心研務務要明白不差才罷若有不明不止也及其其諸則行不行則已也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當行下自成行不罷若有不篤不止也也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當行下自成行不罷若有不會不己必下下遍求其能而後已這思固知勉行都之事也

其力若果能十學則思辨篤行用了百倍的工夫則義理自狀渾融無礙亦變化難生來愚昧的久之亦將豁然貫通而進于中庸矣誠是生來柔弱久之亦能發壯自守而進于強矣此本是聰明強毅的而不能加勤勵不息之功不爲大知大覺者乎○右第二十章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盡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八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輒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其力若果能十學則思辨篤行用了百倍的工夫則義理自狀渾融無礙亦變化難生來愚昧的久之亦將豁然貫通而進于中庸矣誠是生來柔弱久之亦能發壯自守而進于強矣此本是聰明強毅的而不能加勤勵不息之功不爲大知大覺者乎○右第二十章



謹按此章言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極其詳備首言奉行武之政在于有君有臣而尤重于君身蓋有君則自朕有臣也中言以三達德而行五達道皆修身之事九經則自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終言修己治人必本于一誠而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所以求立乎誠者也天言誠者天德也九經之重下道也

有天地而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在乎典學伏惟聖明留意焉

此下諸章及及誠之義而實性命道教中和實德之物  
自誠明誠是直毫无妄明是事理洞達于思承孔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說道人之造道等敘雖有相懸及其成功則无二致固自誠无不聖而明无不照明誠而明之這叫敏性蓋聖人之德不飽而思不思而得天性本來的故謂之性即天道也有先明于善而後能定其善由明而誠的這叫做教蓋賢人之學以擇而

而物以執而固由教而後能入的故謂之教即人道也天目性曰教誰有天道人道之殊狀德无不聖者固自朕清明在躬无有不誠而先明乎善者也可以到那誠的地位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所以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右第二十一音

言天道一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一處皆有工夫次第 朱子

唯天節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極誠无妄天下莫能過也贊是動化育是變化生育參是並立為三的意思子思說天命之性本是真寔无妄只為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所以不能及性惟有天下至誠的聖人其知生知行安行純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故能于所性之理察之極其情行之極其至而无毫髮之不尽也朕天下的人雖有智慧與不肖其性也與我一般聖人既能及之性由是察之于人便能設立政教以養齊化道是使人部復其性之本朕而能尽人之性矣天下的物雖飛潛動植不與人一般聖人既能尽人之性由是推之于物便能修其要養之使物上各尽其性之自然而能尽物之性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天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養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无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至矣美矣家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國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求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贊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也故師入者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有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道人道之意而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子思之言以成覆補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之所生而不能使之各足其性是化育也有不  
比尺人物之性則能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  
以替天地之化育遂能替天地之化育則是有天  
聖人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也位乎下而載物聖人位乎中  
而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豈不可與天地參哉  
勿用其大如此狀天地萬物之理皆具于所性之中參贊  
功不出于其性之外至聖人者但當于吾性中求之○右  
二章

孟子有謂齊魯人倫由仁義行之章由二子用之謂知之身  
行之皆無不盡也 陳新章

其次指賢人以下說致是推極曲是善之一偏處蓋人  
如為物欲所蔽朕良心未嘗減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這  
曲若能就此擴充之到那至極的去處叫做致曲形是發見  
外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改弓化是渾化子思說  
至誠的聖人固能及其性之全体而能及人物之性以牧參  
之功矣其次若賢人以下誠有未至者知當何如用功蓋必由  
加善端發見之一偏處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  
則推之以至于无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于无所不  
義而曰自智莫不皆然便是能致曲也夫一偏之曲既充不  
致則有以通貫乎全体而无不實矣所以說曲能有誠也既積于  
中則必發于外將見動作威儀之間莫非此德之形見矣既形則  
自朕日新月盛而愈廣者矣既著則自朕赫喧盛大而有光明矣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心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  
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  
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  
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蓋德之積于中者自感故德之見于外者必光內外相符之  
概有不容掩者如此誠既發于外而有光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  
自朕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矣既動則必改過自新愛其不善  
以從吾之善矣既變則久之皆相忘于善渾化而尤逆矣蓋誠之  
動于物者既久則人之被其化者愈深入也相符之概有莫知所  
以朕者如此夫感入而至于化豈是容易到得惟是天下至誠  
的聖人才能感入到那化的去處今致曲者積而至于能化則亦  
天下至誠而也矣夫由誠而形而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由  
曲而大及其成功則一也○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章 前知是預先知未來的事預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  
景星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祥是禍之萌如山崩川竭地震星  
隕各樣的災異都是妖祥是禍之萌以占卜者四體皆  
動作威儀神是鬼神子思說人之德有不實則理有不明難目前  
的事尚不能知况未來者乎獨有極誠无妄的聖人天理渾然无  
一毫私偽故其心至誠至靈于那未來的事都預先知道朕此豈  
有術數以推測之哉蓋自有不可知之理耳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  
有預祥的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的事出來  
或者見于蓍龜占卜之間而有吉有凶或發動于四體威儀之際  
而有得有失凡此皆預祥至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聖人則有  
以察其幾善必先知之不待其福既至而後知也不善必先知之  
不待其禍既至而後知也所以至誠之妙就是鬼神一般蓋凡幽  
遠之事耳目心思所不及者人不能知除是鬼神知得今聖人處  
靈洞達能知未來則與鬼神何異所以說至誠如神朕天地間  
是 誠定理既有是理便有預先形見之幾聖人只是一偏是心

然必有益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  
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  
不能也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具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預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 見音現○預祥者福之兆妖祥者禍之訓  
蓍音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  
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  
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心體既全自有神明不測之居豈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妄穿鑿附會以為知者哉○右第二十四章  
此言至人及物之性不惟隨事以合在天其不事亦示如鬼神之祿知以明至誠者之一指

誠者章○子思說實是無妄之謂誠誠是人所以自成其身的道理如定心以老才成個人若定心尺忠不成個人臣所以說身自成也此誠而見于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這道乃人所當自行的如事親之孝為子的當自凡事君之忠為臣的當自及所以說是自道也  
誠者節物是事物子思說何以見得誠為自成而道當自道蓋天下事物莫不有終莫不有始終不自終是這道理為之始始不自如是這道理為之發端徹首徹尾都是這理之所為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人若不誠則雖有所作為到底只是虛妄却似不能幹那一件事的一般如不誠心以為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為忠則非忠所以君子必以誠之為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那真寔之地也若朕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无不行也

非自節時措是隨時而行无不當理子思說誠固所以自成朕又非自成就一家身而天下的人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既有以自式則自朕及物化道乎人而使之皆有所成就亦所以成物也成已則私意不雜全休渾然叫做仁成物則因物裁處各得其當叫做知朕是仁知二者非從外來乃原于天命是性分中固有之德也亦不是判朕為兩物的與生俱生乃外內合一的道理君子

特惠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一以貫之將見于事者不論處已處物以時措之而皆得其當矣此可見仁知一道理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独成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所以說成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節息是間斷久是常于中微是驗于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博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昭子思說人之德有不實則為私欲所間斷而其心不純不純則有止息之時聖人之德既極其真寬而无一毫之虛偽則此心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以間之自无有止息矣既无止息則心体渾全德性堅定自朕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者既久而微則凡所設施都是純王事業自朕微驗而不可揜矣既由久而微則凡所設施都是純王之政自朕悠俗而不迫編達而尤窮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朕充塞于宇宙泠泠乎人心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見之極自朕真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高大而光明矣蓋德之存諸中者既極其純故業之驗于外者自極其盛此至誠之誠所以能變化育而參天地也  
博厚節這一節是說聖人與天地同用子思說至誠之功所以積者既廣博而深厚則天下之物无不在其包括承受之中而或破其澤是固所以載物也所發者既高大而光明則天下之物无不任其公肩照臨之下而咸仰其光是固所以覆物也其博厚高明者又皆悠長而久遠則天下之物常為其所覆載而得以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是固所以成物也

於心自之聞者乃能存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成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自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存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在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於中也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之意說道詩人嘆息說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元有一時之  
止息這說天之所以為大正以其無止息也不狀則四時不行  
百物不生將何以為天乎詩人又嘆息說豈不顯著哉文王之德  
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狀  
則積之不厚發之元本將何以為文乎朕在天說不已在文王  
純善是文王與天存不同處蓋天道元有止息尚是不已文王之  
德之純也沒有止息亦不已焉文王與天一也這純即是至誠達  
不已即是無息現此則聖人之至誠无息可知矣○右第二十六  
章

大哉節道即是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所以說聖人之道子思  
皆嘆說大矣哉其惟聖人之道乎言其廣濶周備無所不備無所  
不在天下無有大于此者如下文兩節便是

洋洋節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極  
是至于思說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之則見其洋洋乎流  
動充滿无有限量如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  
小以成小无一物而非道也天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于天  
日月所照霜露所澤无一處而非道也其極下至于地而外如此  
優上節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婚喪祭之類  
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于思說聖人之道以其散殊而言  
則見其優也充足有餘廣大悉備如人倫日用之間有經禮不  
易的禮儀而威儀之目則有三品節制都是這道理有周  
旋進退的威儀而威儀之目則有三千細微曲折也都是這道理  
禮其大乎至小而无間如此

充。

待其節其人指聖人說至道指上而節凝是聚會的意思承上文  
說道之全體既洋洋乎无所不包道之散殊又優乎无所不在  
其大如此是豈可以易行者哉必待那有至德的聖人為能參贊  
化育周旋中禮這道理方行得若不是這等的至德則胸襟淺  
狹既不足以會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全其細要使這道理凝  
聚于身心豈可得乎所以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朕則欲凝至  
道必先修德之功而後可知矣

故君節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工夫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  
人所受于天的正理道是由致是推極廣大高明是說心之本体  
精微是理之精細微妙處溫是溫習故是旧所知的敦是敦篤厚  
是旧所能的崇是精義的意思禮是大理之節文于思說至道必  
待至德而後凝是以君子為學知道道理至人凝道的工夫至德  
胸次淺陋的固做不得識見粗略的也做不得必于所受于天的  
正理恭敬奉持守之而不至于失墜其尊德性如此又于那古  
今的事變審問博學務有以穷其理而无遺而率由于問學之功  
焉這是修德凝道的綱領朕非可以一端盡也心休本是廣大有  
以蔽之則狹小矣必擴充其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朕于事  
物之理又必析其精微不使有毫厘之差而廣大者不流于空疎  
也心休本是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汙矣必旁極其高明而不以一  
毫私欲自累朕于處事之際又必依乎中庸不使有過不及之謬  
而高明者不入于虛遠也于旧日所知者則時加溫習不使其  
遺忘朕義理无窮又必求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于旧日所  
已能者則益加敦篤不使其放逸朕節文无限又必崇尚禮度而  
日謹其所未謹焉天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尊德性的事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於音烏乎首呼○詩周頌維天之命  
不顯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  
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  
小而无間也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而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  
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  
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  
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卷之五 二十五



尺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祀皆是通問學的事君子能近乎此則德  
 死不修而道无不凝矣  
 楚故節驕是矜肆倍是違悖與是興起在位明是明于理替是察  
 于事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于一  
 身自朕无所處而不當矣故使之居上位便能執也業上盡那為  
 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于驕冷使之在下位便能安分  
 守已那為下的道理必不肯自下法紀而至于違悖國家有道  
 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  
 乎心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所當見幾而作他就應然自守  
 不為危激的議論是以遠避災禍而容其比是為上為下處治處  
 亂无所不宜如此大雅蒸民之詩說周之賢臣仲山甫既能明下  
 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災害這就是說修德君子隨  
 所處而无不宜的意思所以說其此之謂與○右第二十七章  
 愚而節這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為下不倍的意思反是覆裁  
 字與災字同是災禍孔子說昏愚无德的人不可自用他却強作  
 聰明而執也見以妄作單賤无位的人不可自尊他却不安本務  
 而違悖智以僻為生平今之世只當遵守當今的法度他却要復  
 行前代的古道這等的人越理犯法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  
 身矣即夫子此言觀之朕則為下者焉可倍上也哉  
 非天節此以下都是子思的說話也是親疎貴賤相接的禮節度  
 是宮室車服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文字的點畫形象子思  
 推明孔子之意說自用自尊與生今反古之人皆足以取禍者何  
 哉蓋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必是聖天子在上既有德位  
 又當其時朕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如親疎貴賤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學者宜盡心焉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思引之反復也

須有相接的禮儀朕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宮室車  
 服器用須有一定的等級朕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  
 書寫的文字都有點畫形象朕惟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可考  
 也蓋政教出于朝廷事統于君上有非臣下所能干預者如此  
 今天節今是子思自指周時說軌是車的轍迹書是寫的字行是  
 行出來的禮倫是次序子思說議禮制度考文惟其皆出于天子  
 所以當今的天下雖不是文武成康之時朕其法制典章世上遵  
 守无敢有異同者以車而論造者固非一人而其轍迹之廣狹都  
 是一人而其點畫形象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文至矣不敢差錯  
 也以此禮而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  
 天子所議之禮至矣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則愚賤之  
 人與生今之世者豈可得而違倍哉  
 雖有節于思又說欲制禮作樂以治天下者必是聖人在天子之  
 位而後可雖有天子之尊苟非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无制作  
 之本如何敢輕易便為制禮作樂之事雖有聖人之德苟无天子  
 之位則名分卑下而无制作之權也不敢擅便為制禮作樂之事  
 蓋无德而欲作禮樂便是愚而自用无位而欲作禮樂便是賤而  
 自專故必有聖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朕後所以任制作之事  
 而垂法于天下也朕則為下者又安敢以或倍哉  
 晉說節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宋是三國名杞是夏之  
 後代宋是殷之後代徵是証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有一代之典  
 必有一代之禮比先夏禹之有天下所制之禮我嘗向慕而誦說  
 之但後代子孫衰微今兒存者止有個杞國與魯散失而臣制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周  
 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  
 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  
 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春官外史掌三辰之法以辨九行之名



謝不可以取証吾言矣既无可証則吾雖知之豈可得而從之乎  
殷湯之有天下所制之禮我亦嘗考求而學之雖則殷之子孫  
尚有宋國他文獻也有存的不至盡民朕皆前代之事而非當世  
之法則我雖尋之亦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有我周之禮是文武之  
所講畫至精至備用方策之所存與賢人之所記吾皆學之這正  
是當今之所用天下臣民都奉行遵守不敢違越既可考証矣在  
時宜與夏殷時不同朕則吾之所從亦惟在此周禮而已夫以孔  
子之聖生于周時且不敢舍周而從夏殷之禮朕則生今反古者  
是豈爲下不倍之義哉○右第二十八章

至天節王天下是與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指議禮制度考文說  
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于思說王天下之君子有議禮制度  
考文三件重大的事行于天下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二天下之  
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天  
下之人其皆得以寡其過矣矣

上焉節徵是考証尊是尊位于思又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  
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遠在上世的其禮雖善  
朕世遠人亡于今已无可考証既无可考則不足以取信于人  
足取信于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旁而在下的雖善于禮朕  
身處道旁而不在尊位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于人不足取信  
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  
朕後乃可行也

故君節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徵是驗  
証侯是等侍承上文說制禮作樂必有德有位有時乃爲妥善所

以王天下之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非可苟焉而已必本  
之于身凡所制作一都躬行寔踐從自己身上立個標準固非  
有位而无德者也由是以之徵驗于庶民則人人都奉行遵守不  
敢違越又非不倍而不從者也以今日所行的考驗于三代之聖  
王則因革損益都合着三王已朕的成法无有差謬以我所建立  
的与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都依着天地自朕的道理无有違背  
鬼神雖至幽而難知朕我的制作已到那微妙前去處就是實証  
于鬼神他那屈伸變化也不過是這道理何疑之有自世以後的  
聖人雖至遠而難料朕我的制作已至極而无以加就等待後邊  
的聖人出來他那作爲運用也不過是這道理何惑之有夫君子  
之道出之既有其本而驗之又无不合此所以尽善尽美而能使  
民得寡其過也

質諸節承上文說鬼神幽而難明君子之制作所以能質之而无  
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尽于鬼神君子旁神知化下天  
道所以狀之理既明通之而不蔽故其見于制作者皆有以合乎  
鬼神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无疑也言鬼神則天地  
知矣後聖遠而難料君子之制作所以能侯之而不惑者由其知  
人之理也蓋人之理尽于聖人君子明物察倫于人心所同朕之  
理既洞徹之而无疑故其見于制作者自有以符乎曠世相感之  
神後聖雖遠自可侯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可見  
心思必通乎性命才可以與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才可以言經  
濟君子所以能此亦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有三重之善者可  
不以務學爲哉

是故節動是動作兼下面行與言說道是出兼下面法與則說法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

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

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

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

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 知天知人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

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

則有聲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

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惡去聲射音如解作斃○詩周頌振鷺之

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是法度則是準則聖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說君子議禮制度考  
矣所以凡有動作不但一世之人由之而世也為天下之所共由  
如動而見諸行事則比政教之施都是經常不易的典章世也的  
人皆守之以為法度而不敢紛更動而見下言語則凡號令之而  
都是明徵定保的聖謨世也的人皆取之以為準則而不敢違悖  
在遠方的百姓悅其德之廣被則人人嚮風慕義都有仰望之心  
在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則人人欣欣鼓舞有厭惡之意  
是君子之道垂之萬世而無弊推之四海而皆準者如此民之寡  
過下亦宜乎

在彼節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備射是厭射是早永終是  
長久的意思譽是名譽早是先子思引詩說人能在此處也無人  
憎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射他彼此皆善元往不宜則庶幾早夜  
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現詩所言可見致譽之有本也是以三  
重君子必備六事之善而後可以得令名于天下固未有道德不  
本于身信從未協于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通而能  
垂法則服遠近先有聲名于天下者也朕則為人上者豈可不自  
盡其道也哉○右第二十九章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皆兼內外  
諡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  
錯音  
徒報反○錯猶迭  
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

夏秋冬運行而不滯者天之時也仲尼仰觀于天便法其自朕之  
運如日北日南日久日速都隨時變易各當其可道是上律天時  
東南西北殊風而易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于地便因其一定  
之理如居層層之濟之楚都隨寓而安无所不宜道是下襲水  
土

辟如節辟如此喻持載是承載覆幬是覆育錯行是錯綜而行代  
是代替于思說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以會帝王天地之  
全則其于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无毫髮之不尽而自始  
至終无頃刻之間斷矣自其大无不包者言之就辟如那地之廣  
博深厚无不持載天之高大光明无不覆幬的一般自其運而不  
息者言之就辟如那四時之錯行一往一來迭運而不已日月之  
代明一升一沉更代而常明的一般聖人之道德真與天地參而  
日月四時同如此  
物物節育是生育害是侵害道指四時日月而言一陰一陽之謂  
道四時日月之推遷流行不過陰陽而已所以叫做道是相反  
小德是天地造化之分散處川流是說如川水之流行大德是天  
地造化之總會處效是厚化是化育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並生  
于其間却似有相害者朕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而不相  
侵害焉四時日月並行于天地之內却似有相悖者朕一寒一暑  
一晝一夜各循其度而不相違悖焉天同者准乎其然而不害  
不悖者為何蓋天地有分散的小德无物不有無時不賦就如川  
水之流于枝萬派脉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此其所以不害不悖  
也異者准乎其同而乃並育並行者為何蓋天地有總會的大德  
為萬物之根柢為萬化之本原但見其敦厚盛大自朕生化出來

右第三十章

言天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  
條理也察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



无有穷矣此其所以並育並行也... 天地之所以為大者正在于此... 唯天節臨是居上臨下子思說居上位而臨下民不是凡庸之人...

時出之。溥博周備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中而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經倫是周之不是休大本而中七大徑即唐也即是此中庸之道

過于天今聖德之溥博不可限量就如天之溥博一般... 唯天節經綸都是治絲鈞事... 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子思說寔理之在天下...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 唯天節經綸都是治絲鈞事...

前此以謂人見卷



之大德於所性中仁義禮智之德渾然全依五少虧欠而凡所以  
應事接物于變遷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于其中就如樹木  
一般根本牢固而不動枝葉發生而不窮所以說立天下之大本  
至于天地之所以化生育長只是元亨利貞這四件實理至誠之  
仁義禮智既與之契合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疑  
蓋不但聞見之知而已天經緯大經立大本知化育這都是至誠  
自狀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嘗倚着于物而後  
能哉夫焉有所倚  
肫肫節肫肫是懇至淵肫肫是靜深淵肫肫是廣大上文說至誠之德  
至此又極贊其盛說道至誠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既皆出于自  
狀則其德之盛非可尋常論者也自其經綸言之則于人倫日用  
之間一皆恩意之浹洽慈愛之周流何其純肫肫而懇至也自其  
立本言之則性真澄徹而萬理空融就與那淵泉不竭一般何其  
淵肫肫而靜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並運而上下同流就與  
那天之无窮一般又何其浩肫肫而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  
苟不節固字解做是字天籟指仁義禮智說于思想結上文說至  
誠之功用其盛如此則其妙未易知也苟不是寔有聰明聖知之  
資遠達仁義禮智之天德的人則見猶滯于凡近而知不免于  
推測其于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故此可見惟聖  
人厥後能知聖人也○右第三十二章

之而  
苟不因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三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  
至誠至至  
只是以表  
至誠至至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  
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  
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聞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章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反惡去聲關於

學立心之始而進之。至其極說道國風之詩有言人穿了錦綉  
的衣服外面加一件一件朴素的禪衣蓋着這是何為蓋以錦綉  
之衣文采太露故加以禪衣乃是惡其文采之太著也學者之立  
心也要如此所以君子之為學專務為己不求人知外面雖闊  
飾外面雖的狀表見狀虛為之寬久則不繼而日見其消亡矣狀  
所謂闊狀而日章者如何蓋君子之道外雖淡素其中自有旨趣  
味之而不厭外若簡素其中自有文采燦然而可外雖溫厚渾  
淪其中自有條理井然而不亂夫淡素溫渾就如綉之類于外的一  
般不顯而又且理就知錦之美在其中的一般這是君子為己之  
心知此狀用功時雖又有常說的去處若使知之不明則何所據  
以為用功之地又豈隨時精密知道遠處傳播的必從近處發  
端必從之是非由下在此之得失也知道自己行事能感入人  
物的都有個緣由吾身之得失本于吾心之邪正也又知道隱微  
的去處必狀到顯著的去處念慮既發于中形迹必露于外此這  
三件都是常說之幾既知乎此狀後可以着實用功循序漸進而  
入于聖人之德矣狀則下學上達者可以立心為要哉  
潛雖節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隱伏孔子解  
做甚字疾是病无惡于志是說无愧于心子思引詩說幽暗的去  
處雖是隱伏難見狀其善惡之幾其是昭狀明白詩之所言如此  
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于已所獨知之地內自省察使  
念慮之動皆合乎理而無一此疾病方能无愧于心也夫人皆  
能致節于顯著而君子能致節于隱微即是而則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在人所不見之地也若夫人之所見則人皆能謹之不能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  
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裝衣  
裝綉同禪衣也尚加也右之學者為己故其  
立心如此尚綉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淡簡溫細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  
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  
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  
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  
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小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君子為狀矣。這是說君子謹德之事為己之功也。  
相在節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有視屋漏是室內北隅。祭的夫  
處。子思引詩說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的去處莫說事未  
與物接便可忘忽。尚常常存敬畏使心裡无一些恍惚。好詳  
人之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慎也。所以君子之心不待有所動  
作方才敬慎。便是不動的時節。已自敬慎。不待言說。既發方  
誠信。便是不言的時節。已自誠信。這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的工夫。君子為己之功。至是而益。益矣。  
秦假節詩是商頌烈祖之篇。秦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格靡字  
解。做无字。缺是坐斫刀。缺是斧。子思又引詩說主祭者進而感格  
于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戒而凡在廟之人。亦皆  
化之。自无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  
既能動而省察。又能靜而存養。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  
其德者。不待辭賞之及。而興起感發。亦于為善自切。夫功勉之意  
不待嗾怒之加。而自朕畏。俱不敢為。更有甚于缺斂之感。蓋德成

訢魚斤切恭謹貞又与欣同礼樂記  
天地合注訢誦為烹犹蒸

讞議獄也音詔寔切又魚列切義同  
議罪也  
心自料定定何

謹獨之。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  
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  
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亦  
益加密矣。故下文。詩曰。秦假無言。時辨有爭。  
引詩并言其效。詩曰。秦假無言。時辨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缺斂。  
假格同缺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  
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  
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言曰。不顯  
之也。威畏也。缺。斫刀也。斂。齊也。言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君子為狀矣。這是說君子謹獨之事為己之功也。

相在節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有視屋漏是室內北隅。祭的夫處子思引詩說看爾在屋室之中。雖屋漏深密的去處莫說事未與物接便可忘忽。尚常常存敬畏使心裡无一些恍惚。好詳人之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慎也。所以君子之心不待有所動作方才敬慎。便是不動的時節已自敬慎。不待言說。發方不誠信便是不言的時節已自誠信。這節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君子為己之功至是而益知容矣。

秦假節詩是商頌烈祖之篇。秦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格靡字解做无字。鈇是莖斫刀。鈇是斧。子思又引詩說主祭者進而感格于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戒而凡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无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既能動而皆安。之能靜而存養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辭賞之及。而興起感發。樂于為善。自切大功效之意。不待嗾怒之加。而自狀畏懼不敢為惡。有是于鈇鈇之感。蓋德感而民化其效如此。是以君子惟密為己之功。以造了成德之地也。不顯節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尤迹可見的意思。自辟是天下的高深。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子思說君子不賞不怒而民功民感其德。顯是以化民狀猶未造其極也。周頌烈文之詩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无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諸侯人入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功民感而已。所以有德的君子由戒慎謹獨之功到那收斂退藏之密。其心渾然天理念上。是敬時也。是敬但見其篤厚深密不可窺測。而天下的人自狀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平治焉。這篤恭正是不顯之德。天下平

謹獨之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詩曰秦假無言時雖有事引詩并言其效。詩曰秦假無言時雖有事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鈇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鈇斧也。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不顯節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尤迹可見的意思。自辟是天下的高深。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子思說君子不賞不怒而民功民感其德。顯是以化民狀猶未造其極也。周頌烈文之詩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无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諸侯人入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功民感而已。所以有德的君子由戒慎謹獨之功到那收斂退藏之密。其心渾然天理念上。是敬時也。是敬但見其篤厚深密不可窺測。而天下的人自狀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平治焉。這篤恭正是不顯之德。天下平



